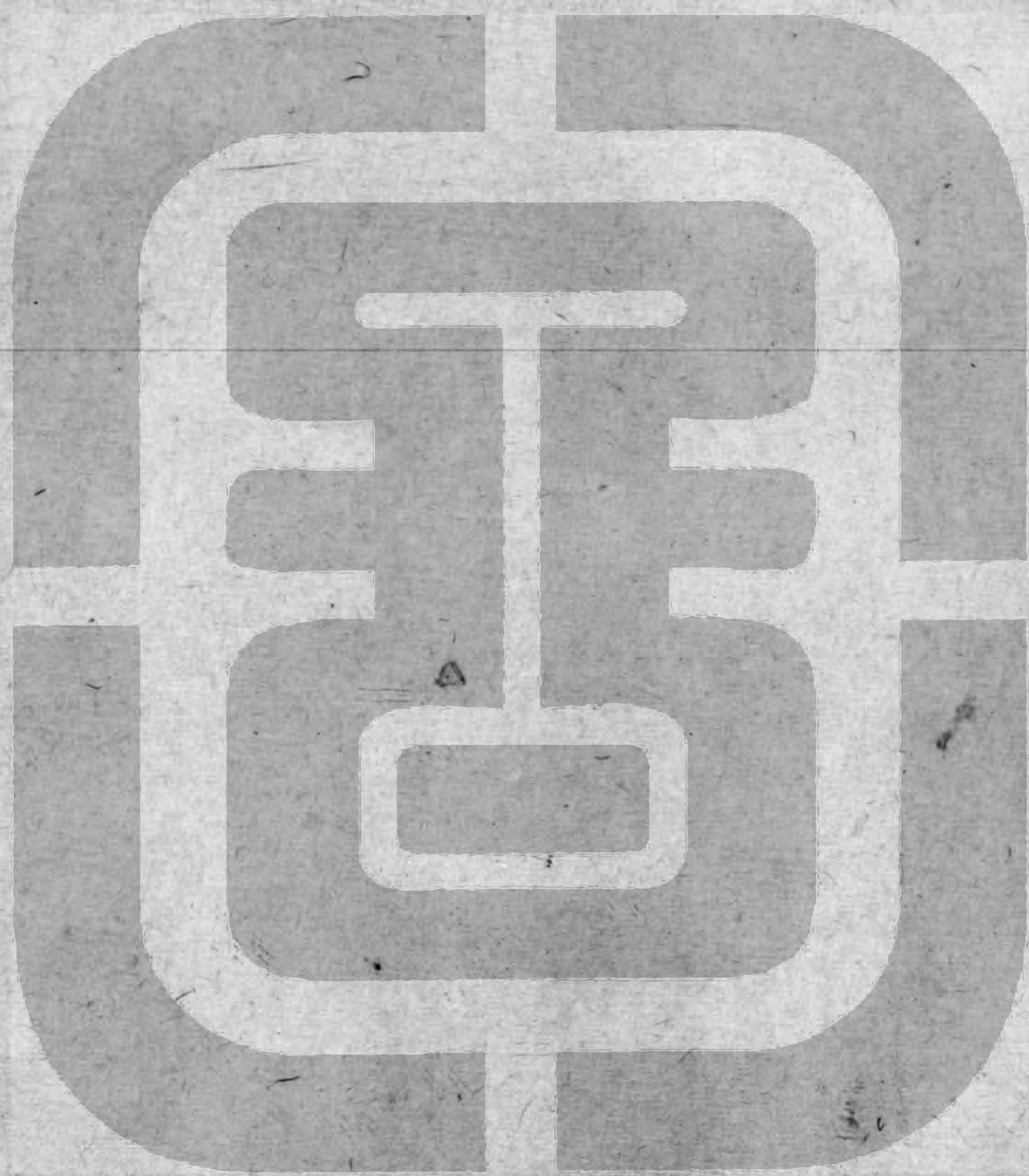


社320  
83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九十四  
名臣列傳五十四

鑲黃旗漢軍名宦大臣二

范承勳

范時崇



范承勳

漢軍鑲黃旗人

字蘇公。號眉山。漢軍鑲黃旗人。大學士范文程之第三子。康熙三年。以

恩蔭補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轉屯田司。七年。遷刑部湖廣司三品郎中。轉山東司。任西曹十年。以賢能著。十六年。授監察御史。巡視西城。掌江南道。協

理河南道事。時山東饑饉。而江淮之間。大水滄沒。承勳上緩征疏。稱東省皆荒。而濟兗青三府尤甚。民既仰食官賑。豈能竭蹶正供。乞緩至六月開徵。又江南瀕河漫溢之宿州等處。亦當暫緩。邳州全境陸沉。應俟涸後復業開徵。奏上。

勅部議行。定例廉吏降調者。許題請留任。惟革職者不許。承勲

奏准。果係廉慈之吏。因註誤革職者。當一體題留。是年秋。京師地震。

聖祖仁皇帝詔求直言。乃上疏請寬風聞處分之條。又請京堂三品以上官。俱聽一例條陳。在京官員。得不時奏對。且禁飭章疏中頌美浮詞。十九年。四月。巡視中城。七月。解御史任。尋補吏部郎中。時逆藩吳三桂餘孽未平。而川東譚洪復叛。承勲兄達禮。以都統鎮襄陽。

詔令承勲領禁兵。往赴會剿川賊。至則達禮已卒于軍。承勲爲治含斂。銜哀疾進。得後

命駐夷陵。轉楚餉入蜀。凡七閱月。運米八萬石。輸帑二十四萬兩。二十年春。譚洪死。復

命監鎮安將軍噶爾漢軍。兼督滇餉。出歸巫。抵夔門。達重慶。自瀘至永寧。路險遠。餉不能繼。僅得裹四十日糧。其南赤水等處。地不產米。鼓勵土司。捐輸麥菽以給。而預遣官赴滇境。截留黔餉。并採買運濟。師以不饑。二十二年春。還京。補文選司郎中。權崇文門稅。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二十四年。改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時軍興之後。餘糧數十萬。不可遽銷。部議全省皆令折徵。值歲大稔。民間有米無從得銀。而提鎮協諸營需餉多者。皆在柳州南寧等郡。轉運不便。且恐餘糧銷盡。遇歲儉採買維艱。乃酌請桂平二府徵半折半。惟柳屬之賓州。處萬山中。全折。餘皆仍徵本色。奏行。民大便之。先是容鬱等州縣陷於賊。多無徵銀米。及籐賀二縣被賊。失去銀米。部議俱令按年追賠。動以萬計。民逃官劾。積有年歲。至是承勲特疏請豁。官民咸慶更生。二十

五年夏。加兵部右侍郎仍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雲南貴州。當是時。滇黔經吳三桂亂後。彫瘵未起。承勲甫蒞任。卽首除攤買軍餉之弊。蓋滇省自軍興後。糧儲不足。始於民間招買。小民畏軍如虎。多不肯赴營交易。於是額派州縣。按地征輸。責其運送軍前。民斃於招買者。不知凡幾。承勲乃平其直。給軍與民自行買賣。毋許抑勒。雲南向有藩莊。自吳逆暴斂。民苦橫征。至是變價於民。腴地則厚取其直。瘠者勒民承買。民間大苦之。承勲以田之實數。與報部實價。明白揭示。

俾依數輸納。官吏皆不得染指。於是地減重額。民無溢費。雲南援勦兩協。左駐尋甸。右駐省城。以供迤東策應。承勲請以右協移駐羅平。其原駐之廣羅協。則移駐廣西府。與廣南犄角。既聯黔鎮。兼扼粵隘。魯魁山者。在萬山中。跨連新嶺。蒙元景楚諸郡邑界。邐迤千里。內包各種夷獠。號爲野賊。伺便出劫。並索取軍民財利。其渠魁楊宗周。與獠目普爲善。方從化。李尙義等。各據砦險。首尾相聯。官軍不能深入。承勲細察其路。逕遣土弁之可寄耳目者。持檄入巢。曉以禍福。宗周等素聞威望。遂向化輸誠。籍其土地。目丁以獻。卽同撫提鎮定議。遣文武官弁。就宗周所據地。宣示德意。宗周等率黨數千來迎。稽顙歃血。誓願改惡從善。爲

朝廷出力。拒守口岸。保護良民。仍自行耕種養贍。勿煩公帑。乃爲具疏。請授以土官世職。畧云。魯魁野賊。議勦議撫。迄無定畫。今宗周等果肯革心向化。俾數百年未靖之孽。一旦消弭。數郡縣耕鑿之民。得以安堵。是皆

聖主天威遐邇。以致窮荒不毛之裔。効命恐後也。查魯

魁鄰近臨屬新平縣界。應否將楊宗周授以新平縣土縣丞。普為善原住了未地方。在新平縣界。方從化原住結白地方。在元江府界。李尚義原住楊武壩地方。在新平縣界。各有隘口責任。應否量授各地方巡檢之職。仍予世襲。統隸附近。有司俾土蠻世服厥職。各有子孫繫念。咸知慎惜名器。不肯復蹈前非。是亦羈縻遠夷之一道也。惟是夷獠情性無恒。目前雖已重誓。剃髮歸誠。異時倘有跳梁。臣等仍當整厲兵馬。嚴加防範。不以今日之請授微員。而敢弛日後之備。

禦也。

詔如所請行。自是劫掠不聞。環山郡縣皆安枕焉。時吳逆既平。其家僕舊人及偽標官兵咸起發解京。但人口衆多。而所憑識認之偽弁真偽一出其口。或指良為偽。婪賄挾詐。離人骨肉。人心危懼。承勳上疏言。竊查滇南逆賊蕩平。先經奉

諭旨。

將吳三桂名下真正家僕舊人。令其搬移赴京。至雲南或別省投靠之人。嚴查釋放為民。及偽標下官兵。亦陸續起發赴京。又准刑部咨。逆賊所屬匠役人口。查出解部。如原係平民。不必解部。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四  
各在案。臣到任後。屢飭嚴查。今通查僞包人數。據原冊報官役共一千一百六十四名。今已起發過六千三百五名。其續收候發人口。尙有一百二十名。僞標人數。據原冊報官兵二萬二千五百五十八名。今已起發過二萬七千五百五十二名。其續收候發者。尙有一百八十一名。在當年僞逆人口衆多。開城後。或未能盡查入冊。但此等助逆之輩。

聖恩予以生全。酌給夫糧。起發進京。

聖德如天。雖泣罪解網之仁。莫之與京。乃或有已經起

發。而中道脫逃。或有未經起發。而展轉藏匿。查緝愈嚴。走險愈甚。更有沿途投誠之兵。及逃去無着。復回人口。改易姓名。竄入兵籍。各標所在有之。此等人衆。一聞嚴查。似有惶擾不安之狀。竊計數年以來。查出起發之數。業浮於原冊所報之數。其未經查出者。總以滇南苗獮叢雜之區。深山窮谷。可爲逋逃淵藪。當今

聖化翔洽。四方清晏。固無伏莽意外之虞。但滇省屢經兵火。各屬久荒地畝頗多。招徠填實。正宜亟切講求。臣愚以爲此項僞標人口。有前搜查未及



者似宜一槩許其投首。已經入伍者。既爲朝廷荷戈捍圍之夫。念其相安無事。亦已有年。似應卽令歸伍。其餘如有來歸之人。容臣等酌量分別。將年力精壯者。亦挑撥各營。補伍差操。有情願歸農者。發交各地方官收管。入甲墾種。此等之中。如有真正僞弁。及僞包之人。與匠役人等。確查明白。仍遵照

諭旨。部行起發進京。應四省安插者。仍與安插。至見在候發人口。宜亟令起發赴部。以竣此局。將見零星存餘之輩。源源來歸。不特可以消弭隱憂。而

又得以補練軍伍。充實地方。窮陬僻壤。共樂昇平。感荷

皇仁於無旣矣。

詔可其奏。於是僞弁等旣發。軍民帖然。二十七年夏。湖廣裁兵。譁變。巡撫及道員等遇害。於是南陲震恐。訛言雲南營兵。欲乘機搶掠。以致居民竄匿。承勲出示嚴禁。安慰軍民。而日夕嚴加防範。密行訪緝。已而援勦左協之駐尋甸者。果於七月十六夜。脅衆譟變。劫城郭。縱火焚民舍。與營將格鬪。不敵潰走。承勲聞報。亟選標將招慰。又飛

檄所過鎮兵犄角堵禦。而省城弁兵約於二十日之夕三更舉事。承勲諜知其情。於一更時密擒首惡。命司更者終夕止擊二鼓。比賊聞曉鐘始知事洩。惶惑不敢發。因隨獲隨訊。未至曙。叛黨俱就縛。確訊得實。即斬渠首十三人。仍傳諭脅從罔治。其讐而被誣者立直之。於是居民安堵。左協叛眾聞省會事不成。思走黔投楚。取道交水。攻城取其資。承勲諜知所向。先檄諸路勒兵防禦。賊攻交水。官兵擊之。矢石交下。遂退走。鎮標追兵亦至。前後勢合。擊殺數十人。賊乃降。

斬首惡二十餘人。餘眾勒令歸伍。事定。

奏聞奉

旨據奏營兵結黨。欲謀譁。該督即行擒獲。審明正法。

消弭未形。安靖地方。深為可嘉。其出首人等作何獎勵。着議奏。該部知道。雲南地產銅鉛。從前就礦鑄錢。先後設爐四十八座。令出本息錢以供軍餉。其餉向給全銀。後以鑄錢積多。乃以銀七錢三搭放。每千文作銀一兩。而滇省山路險遠。不能流通外省。鼓鑄日增。錢價日減。千文之值不及銀三錢。又須赴局支領。艱於運費。於是猖兵藉口。

鼓亂承勲密疏言。滇省入伍兵丁。大半窮徒。唯藉糧餉以資口食。且其地諸物仰給他省。價俱高貴。計支給銀錢月米。尙不足供一人衣食之用。間有父母妻子。數口嗷嗷。將何以濟。今支領一兩之錢。不能當三四錢之用。而欲其有恒產而有恒心。不可得矣。又兵丁應支之錢。俱赴局自領。艱於駝運。勢不得不易銀輕齎。急欲求售。其價更賤。折耗愈多。是有支錢之名。而無其實也。臣欲力疏錢法而不能聽。以賤錢給兵。又不可。展轉思維。唯有仰籲。

聖恩。仍照從前康熙二十一年間。俱給全銀。俾窮軍衣食稍充。各安營伍。其裨益邊地者。實非淺鮮。至查各局除現放兵餉外。積存之錢。已有三十八萬三千五百串有零。官役等應給俸錢者。足支數年有餘。况有地畝徵收之錢。源源不竭。若不停爐。則積錢愈不可勝計。將求消歸何地。現行數載。價賤已極。往後愈不可問。錢法終不能永久通行。所有現設爐座。似應停其鼓鑄。伏乞聖恩。憐念邊軍之苦。

勅部議行。非唯滇南數萬衆。踴躍鼓舞。拜受。

聖恩而邊境永安。

聖心無煩南顧矣。疏入准行。遂給軍全銀。而減爐座之半。久之竟停鼓鑄。雲南屯賦繁重。民多棄業而逃。官吏因之叅革。承勲繪情上達。謂經徵帶徵。罹叅罷去者接踵。是豈不善催科。甘心降罰。實緣民力已困。無可如何。請以八年並徵之積欠。分年帶徵。隨奉

恩旨。將滇省積年所欠屯賦銀米。盡行豁免。猥夷阿所。與其主魯姐構釁。殺魯姐及其下九人。魯姐妻瞿氏復仇。阿所遂舉兵犯姜州。與官兵戰。守備

常珍被害。承勲遣官捕緝。仍以其事

奏聞。有

詔遣刑部官會雲貴督撫確勘。時阿所逃匿東川。東川諸猥。素畏服承勲。遂縛以獻。議者謂土司肆惡。乃地方文武逼脅所致。欲寬其罪。承勲力爭。以爲逆酋弑主戕官。罪惡已極。不誅則諸酋效尤。蠡起。法何以行。遂得擬以重辟。魯魁山降賊李尙義。普爲善等。復背盟出掠。諭之不悛。乃檄兵會勦。尙義等設計。誘兵深入。陷之。承勲諜知其謀。乃分佈漢土兵。由蜜白箐攻入。奮勇連奪數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四  
二  
箐。尙義計窮。滾箐走。圍合將就繫。自剄死。磔其尸以示。爲善面縛。詣營乞命。稱始禍不與謀。承勲姑貫其死。安插他土。自是諸夷惕息。不敢復叛。乃具疏。

奏聞。請以新習營移駐新平縣。而所爭要隘處。添汛防守。

詔悉如所請。金沙江者。迤西之屏蔽也。吳逆初叛時。親統衆出窺湖湘。恐蒙番躡其後。乃割地以賂之。於是蒙番界直通金沙。在在可渡。麗江壤地盡失。而額賦不減。浸以困敝。適值蒙番開市於江。

北之木斃灣。承勲請自行邊查勘。部議減從輕騎前往。奉

諭旨。文武大臣。親赴巖疆。威聲所繫。豈容減從自輕。於是遴將弁。整軍容而行。旌旄戈甲之盛。照曜山谷。番人見之。無不震懾。因繪圖具疏。請蠲失地賦額。撫恤土夷。俾控守其地。劔川一協。緊接蒙番。汛兵寡弱。應撤內地四汛以益之。提標原額六千。內抽守兵一千。以其半改爲步戰。設大理城守。以司專城分汛之任。又北勝一州。設治江外。爲金沙下流第一要隘。而永寧土府。在其北。

五百里。逼近蒙界。僅設日兵五十名。中無連絡。何以防守。其北勝知州高贊熙。素為番人所畏。憚自吳逆悖亂。徵餉徵兵。家業蕩廢。所轄之夷。皆已散去。當助之使復其業。責以城守。至永北協鎮。請改為總鎮。添設遊守等官兵一千四百名。流土互守。星羅碁布。庶賴以久安長治。時以劍川協副將馬聲齋捧代

奏奉

旨悉如所請。又以馬聲久歷邊疆。了知險易。即擢為永北鎮總兵官。雲南經制兵馬。歲需俸餉銀八十

餘萬。半資外協。雖定例九月全完。而長途道梗。每致愆期。新徵不能應手。因請外協預撥下年二季。以為接濟。

恩准部議。預撥一年。軍需稍寬。又以撥運兵米。遠近不等。而山路紆險。一夫負戴。不過四斗。日行五十里。民甚疲勞。師不宿飽。乃令有司繪郡邑全圖。註明四至道里。及地方現駐兵數。現存糧數。并本年應徵米數。逐一填註圖內。通盤核算。就近酌撥。分別應本色。應折色。及半本半折之差等。而徵其稅。以省輓運而紓民困。三十二年冬。奉

旨。陛見。值

駕祭

陵。命隨蹕行。諮詢諸事。一一詳奏。

賜上御貂帽貂裘狐裘。回京後。數

召對。具疏條奏甚多。皆係邊防要務。

聖祖諭內閣譯清文留覽。原奏存閣備查。每入對。

天顏溫霽。慰問從容。凡有披陳。無不嘉納。又

賜內府貂皮朝服。

諭留京邸度歲。三十三年元日。

賜宴於乾清宮。

賜御書世濟其美匾額。四月回任。五月奉

旨。范承勳陞補都察院左都御史。俟新授總督到任。將

地方事宜逐一明白從容交付。來京辦事。蓋承勳制

滇十載。屢勘大獄。銷兵變。起瘡痍。佈置周密。俾

巖疆鞏固。

九重無南顧憂。離滇之日。兩省軍民環顙攀留。極邊

土司奔送千里。泣拜載途。行至貴陽。又奉

旨。范承勳久任總督。和戢兵民。才守兼優。克稱委寄。因

內擢左都御史。茲念兩江地方關係緊要。必須素著

賢能。方堪料理。著以范承勳補授江南江西總督。馳

驛速赴新任。遂以九月蒞任。時臺臣條奏太湖吳淞水利壅塞。宜加疏濬。奉

旨江浙兩省會勘。承勲題奏詳悉。謂吳淞水利全在江之通塞。不繫閘之有無。其議修石閘處。應行停止。至太湖之水。祇須沿塘一帶涵洞。疏濬淤淺。使咽喉通利。則腸胃自宣。無梗塞之患矣。十二月。復入都。

陛見。

聖祖清問江南豐歉。及兩江居官事宜。承勲剴切陳奏。畧無隱狗。謂民飢必宜緩征。六月開徵之令。吳

民望若雲霓。鑿鑿引據。情詞懇切。又奏江西漕兌。水次在省。其不通水道處。小民自願貼費於官。運省交軍。謂之脚耗。本非正供。其後載入全書。列爲正項。令民重出運費。而追取其從前給過之脚價。還官補追銀米數十萬。官罹叅革者。至千餘員。此必不能追之項。而徒驛騷苦累。乞特賜蠲除。以甦官民積困。

陛辭之後。遂奉

旨以江南六月開徵。及免追江南脚耗二事。下廷臣集議。部覆未行。三十四年六月。復上疏再請免追



江西漕糧脚耗。仍聽貼運支給。云竊查江西之四十八州縣。除南昌新建兩邑而外。餘皆僻處山陬。糧船不得到水次。向係百姓自運。赴省交兌。未免遠近不一。零星不齊。官民皆受其累。故小民願出脚耗津貼。官爲代運。猶之乎自費自運也。後因地方官慮涉私派。附入全書。冀免指摘耳。究非額編之欸。其所謂支給者。卽支民間津貼之銀。非在官正項。每年奏冊。開載甚明。屢蒙准銷在案。不謂康熙二十六年。漕臣以爲此項脚耗可省。題請扣除。部議行追。自二十三年

起。至今數載。並無分釐完報者。蓋以民間自出之費。各自運其應輸之米。且勿論從前已運已貼之項。必無可追。卽現在應運米石。若不支給脚耗。在官必不能替民白運。在民旣追其自出之費。又復令其再費再運。於理未合。勢必輓運愆期。有悞漕務。臣於二月間。將敬陳江右漕糧等事。題請豁免。部覆仍未允行。臣曷敢再爲陳懇。惟是目擊情形。深知原委。伏念支運之費。聖主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動履。睿懷。臣又不敢不仰體。

聖慈。據實再請。伏乞

聖恩軫念。實係民間自出之費。自運其米。毫無關於正

項。仍准照舊聽民貼運。其從前已支已費者。免

其追賠。庶重累既甦。漕運自速。如果臣言不謬。

仰祈 旨。對曹發。臣等。二日。聞。陳。刺。五。古。獻。獻。

皇上乾斷施行。奉令其再費再數。效。駐。未。合。楚。必。神。取。

旨。江西所屬州縣。多處山陬。百姓自願貼費。將漕米運

至水次。着仍聽民貼運。從前已經支給者。俱免追賠。

十年重困。一旦蠲除。又吳地錢糧重大。請改經

徵接徵官處分。言江南財賦甲天下。州縣催徵。

良非易事。查定例。經徵之員。欠一分者降職一

級。戴罪徵收。照欠數遞加。被叅後。限一年。如不

完。不復作分數。仍照原叅分數處分。原欠一年

限內不全完者。降三級調用。照欠數遞加。接徵

官以到任之日爲始。限一年催完。如不完。題叅

之日。照初次分數例處分等語。夫錢糧新舊接

踵。一官降調於前。一官降調於後。在前官催科

乏術。罹罰允宜。其接徵官。自己任內經徵。已難

竭蹶考成。又令追前官積欠。轉盼年限屆期。雖

有長才。亦難展布。反致懈弛苟且。貽誤將來。臣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四  
請稍酌成例。除本官任內經徵未完分數。照例議處外。其接徵接催者。至年限復叅時。改爲降級留任。戴罪徵收。該員旣無土。任之慮。無不奮志自好。竭力催完。以副功令。再查定例。接徵接催之官。不論現在徵完之數。止照原叅分數處分。臣愚以爲當計其續完之多寡。以定降級之輕重。如原叅欠二分。今已徵完一分。卽改照未完一分例議處。原叅欠一分。今已徵完七八釐。卽改照未完不及一分例議處。如此。則人更黽勉思奮。以保所降之級。而催科愈力矣。部議允

後一請。是時

廷議捐積穀石。米陳易敗。須出米易穀可久。承勲疏言。南方卑濕。穀亦非可久貯。今會計各屬現貯。每年糶三存七。三年可盡更新。不須買穀。又江寧駐防滿漢官兵。歲需月糧十六萬四千零。每年在南屯米內撥解。所有不敷。照時價折給。但各屬徵解。在秋收之後。而官兵月糧。則自正月。起支。急之則民苦預輸。緩之則兵虞乏食。至於改折之項。亦需二月開徵。俟其解到始發。委官採買。已在四五月間。而正二月之兵糧。終無

入於通志 卷之九十四  
可措。請將安徽所屬捐積米內。提解十六萬石。以充江寧現年兵糧。其南米俟秋收後徵收。留作下年之用。自此得先徵後給。遞年相因。庶兵食無應接不敷之患矣。又疏言江蘇等屬。錢糧重大。額賦不能如數。然計其額徵銀米三百餘萬。已完至二百七十餘萬。以分數計之。業九分以上矣。所逋欠者。多係貧瘠下戶。零星尾欠耳。請將蘇屬州縣。及安屬廬鳳二府之五州縣。積欠地丁漕項。分年帶徵。以紓民力。

詔如所請。二十五年秋。颶風大雨。黃淮及諸湖泛溢。淮揚徐泗。田地陸沉。人畜漂溺無算。承勲亟動現貯積穀開賑。然後會疏。自陳奉職無狀。以致感召奇災。請提貯省倉米十萬石賑給。奉

旨速行。繼而飢民雲集。賑粟不支。復請借京口留漕。及鳳倉存麥協賑。前後六閱月。共動米穀九十三萬餘石。存活饑民無算。又請將被災地方地丁漕糧漕項。槩行豁免。奉

旨允行。時賑濟既多。米價騰貴。乃移帑金二萬。糴湖廣米運淮揚。減價以售。循環不絕。其價乃平。三十六年。恭遇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四  
覃恩特授階光祿大夫。三十七年。丁母憂。回旗守制。官民泣送江干者數千人。十一月抵都。營葬於密雲縣之康谷莊。喪事既畢。躬謝。

賜祭恩禮。

聖祖慰之曰。母年八十。子亦六旬。始遭喪。是人間難得事。毋過哀也。遂廬於墓側。足跡不入城。承勲制撫邊腹。十有四年。凡所興革。皆大利大弊。尤慎重人材。振興文教。改建雲南學宮。捐修江寧府學。請廣江南中額。士子誦義不衰。三十八年。香河縣華家口運河決。淹沒田廬。承勲奉

命修築。於是相度形勢。於上流王家渡至大壩。築護堤八百丈。并築挑水壩。以遏頂衝。下埽捲以固堤根。至今無崩決之患。冬十月。晉兵部尚書。以未終喪懇辭。不獲請。時四方清晏。中樞政務。一以簡靜爲治。三十九年春。淮水從六壩決入高寶。淮弱河強。倒灌清口。復奉

命偕諸大臣修築高堰。以蓄淮敵黃。又於陶莊閘另開引河以導黃流。而於清河南岸。築挑水大壩。束水直入引河。十月還京。四十年。隨駕臨華家口。

聖祖見所築堤埽堅固。停舟慰勞。撤

御饌以賜。四十一年八月。廣東連州徭變。拒傷官兵。在

事提鎮皆獲罪。奉

命往粵察勘。凡四閱月。讞獄平允。官民德之。承勲體素

羸善病。四十二年秋。忽患怔忡。左手足不仁。十

月領班引

見。出門忽仆地。

詔令太醫調治。四十三年正月。扶疾至

暢春苑謝

恩。疏請休退。奉

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馬。正資料理。覽卿奏。以老病求

罷。情詞懇切。着以原官休致。四十四年。以河工議敘

加五級。承勲自退休後。棲息田園。先塋必親祭

掃。始祖仲淹。舊有書院於姑蘇。傾圮已久。承勲

大為修葺。并恢復其地。又高祖總。曾以鹺司。流

惠商民。淮揚人建祠以祀。承勲至。增飭一新。生

平數縣。皆設書院。以勸學。承勲之平。亦承勲為

恩賜甚多。御崇寧。自外。承勲。只承勲之平。亦承勲為

予告後。時蒙。累官至工部尚書。承勲。白。承勲。軍。承勲。

溫旨存問。五十三年卒。年七十有四。並崇寧。承勲。承勲。

聖祖軫悼。賜祭葬如典禮。江南江西並崇祀名宦祠。子時繹。累官至工部尚書。鑲白旗漢軍都統。

范時崇。字自牧。范承勳兄承謨之子也。承謨為福建總督。逆藩耿精忠反。被執不屈。被害。後精忠伏誅。市曹時崇手刃剖其心以祭父。康熙二十三年。以難廕任奉天遼陽州知州。後陞廣西梧州府同知。尋調南寧府同知。三十年。陞直隸順德府知府。在任興學校。卹窮黎。郡人頌其德。巡撫知其能。特疏請調宣化府知府。時宣化府州縣係新設。規制未定。滿漢軍民雜處。難於撫循。又值厄魯特噶爾丹梗化。軍需旁午。供億維艱。時崇肆應有才。帖然就理。二十五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噶爾丹。駕經宣化。

天語詢問地方。時崇奏對甚悉。又

問汝父死難。汝何以得脫。回奏以隨祖母來京故獲免。

因

命作書併射箭。並蒙

褒嘉。賜御書舞鶴賦一篇。二十六年。陞分巡天津道。四

十年十二月。陞貴州按察使。尚未赴任。四十一

年。

聖祖西巡回鑾。

命隨駕至京。改福建按察使。

陞辭曰。

聖祖顧謂大臣曰。此開國名臣之孫。殉難忠臣之子也。閩人崇祀承謨於道山祠。時崇蒞任後。朔望展拜。哀慟不能已。僚屬爲之感泣。閩人謂承謨有子矣。讞獄期於平允。不尚峻刻。四十四年。陞山東布政使。明年。授廣東巡撫。率屬有方。吏民懷畏。四十九年。陞福建浙江總督。時崇以福建爲

先人殉難之地。兩世節鉞。

聖恩深重。力圖報稱。時有海賊鄭盡心。劫掠奉天錦州邊海等處。奉

旨着沿海地方官實心防禦。使不得行劫。則賊舟無糧。自然饑斃。時崇遣官密緝。遂獲鄭盡心。解京質審。其黨余國樑。亦於江南地方擒獲。發往廣東。令其指尋逸賊八十三等。海患一清。五十三年

三月

陞見。

聖祖詢及閩海地方情形。奏對稱



旨。賜戴孔雀翎。

御書元輔高風四字。

賜其祖大學士范文程。秉鉞屏翰四字匾額。及對聯一

副。

賜時崇。八月將回任。又

御製餞行詩一首賜之。

親灑宸翰。題於卷軸。後附諸王大臣等恭和詩。

御製序文云。浙閩總督范時崇。陛見來京。朕每念伊祖  
爲開創宰輔。父乃盡節忠義。所以待之深重。今因回  
任。特書御詩餞送云。五十四年。內陞都察院左都御

史兼管本旗佐領。五十六年。陞兵部尚書。出口

安設臺站。五十九年三月回京。以疾告休。奉

旨解任調理。十二月病卒。福建士民思其德。祀於其父

承謨之道山祠。又崇祀名宦祠。浙江亦崇祀名  
宦。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九十五

名臣列傳五十五

正黃旗漢軍名宦大臣

王來任

雷興

張尚

線縉

朱國治

李林盛

李蔭祖

李鈞

李輝祖

楊廷耀



磬口。安塘傳遞。始得轉輸接濟。三年。定西將軍圖海。靖西將軍穆里瑪。統兵進勦。轉餉甚急。夜以繼日。並親身督催。遇山谷巖險。步行前進。比王師凱還。來任以勞瘁致疾。四年。郎陽撫治裁缺。遂回京養病。甫閱數月。復奉

簡命巡撫廣東。既至任。興利除弊。加意撫綏。是時粵中盜賊猶多。凋瘵困憊。大盜余富彥。曾佛友等。尤為渠魁。既撫益肆。據地方劫殺村莊。民不聊生。來任首會疏叅拿。數州縣被害之民。始得安輯。又疏陳弊政尤大者六事。首言夫役為粵民第

一大害。

國家之制。民有丁糧。匠有班銀。正糧之外。又有徭差。即古之僱役助役之法。不宜更有役民之事。所以設立驛站。凡皇華出使。兵馬征調。需用夫役。悉於傳銀內動支。僱應於民。無與粵東昔因偽逆變亂。大兵恢勦之初。所用夫役。權取於民。不肖官吏。遂相沿為利。各州縣遞年按丁派夫。每月取夫一次。計烟丁四十。辦夫一名。名之曰甸夫。各州縣有派至千餘名。數百名者。每名折徵銀二兩五錢。或三兩不等。又有遠出長夫名

色。每名歲折徵銀三十餘兩。又有取於附近關廂。謂之短夫。又稱旬夫。不足用。每名加至三四名。折徵銀十餘兩。謂之加夫。凡尋常官兵出防。勦賊。兵馬往來。牽船運礮。舁送火藥帳房軍器。與各衙門修理支更。使客經臨答應等項。或數千名。或數百名。少亦不下數十名。倘一時兵臨。取辦不及。又有一種假冒營旗棍徒。串通衙役。出身包攬。在縣官酷受營頭取索。不得不中其術。因而給發由票。兌與營棍收取。呼羣引類。佩帶弓刀。公然下鄉。比屋勒索。每名加收五六兩。

不等。重法秤兌。盤飡甘肥。拷逼人民。辱及婦女。無一人不受夫之害。無一日不受夫之苦。以至錢糧拖欠。葑屋逃亡。臣受事之時。卽刊示禁革。復將派夫增城等縣知縣徐鳳來等。特疏糾叅。又拿夫房蠹役郭元桂等。現行究擬。但錮弊初除。人心易玩。卽臣力所禁止。此一時。而永蘇頰尾澤鴻之苦。必請

天語重加申誠。將前項名色夫役。永行禁革。各州縣衙門。豎立石碑。庶羣工稍知震懾。粵民獲有昭蘇。抑臣更有請者。一切令牌白票。取用夫役。久經

通禁。然粵東駐防鎮將往來省會。勘視邊界。與載運糧餉器藥等項。當年積習已深。動稱軍務。取夫輒盈千百。今一旦毅然禁止。文武殊途。勢格難行。且藐爾有司。誰能抗拒。臣雖通行各屬。凡有各營取用夫役者。籍其夫數。不時申報。彙於傳銀請銷。候部核議。倘不如此。恐文武生齟齬之嫌。粵民喪亡無虛日矣。次言民船爲粵民第二大害。各省調防官兵回京。并奉差官員乘坐船隻。其僱覓船隻之大小。乘坐人數之多寡。臣於牽夫困苦已極等事案內。題覆本省捐船

應付。如不足者。遵照部文僱覓民船外。臣惟粵東澤國。頻年征調。多屬乘船。向係取辦於民。故各州縣相沿。有派徵本色河船。大縣派定數十隻。中縣小縣派定十餘隻。或數隻。各有差等。每隻歲折徵銀一百五十兩。或二百兩。無論用船與否。其派定銀兩。仍行完納。充船戶者。盡是營頭滑棍。遇有撥應。以營串營。恣其勒索。或彼營有船。又索折價。一倍數倍。稍不填其豁壑。便有辱官鎖吏。毆斃民命之慘。其本色河船之銀。有縣官徵銀轉給者。有船戶徑行下鄉親收者。帶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同羽黨。重法秤收。準折子女。索供應。索轎馬。狼  
同狼虎。今省會各官。雖已捐造河船二百二十  
八隻。然船數有限。撥用無窮。除捐船外。又復令  
里民辦應。且雄韶惠潮諸郡。未有捐造之船。而  
各州縣鎮將兵馬。或調勦盜賊。或搬移家口。或  
往來省會。或巡視邊界。或駐防換班。與運用器  
藥等項。需船動以百十計。臣自受事以來。確遵  
部行嚴禁。然猶據各屬申報。撥應船隻。有稱動  
支傳銀僱覓者。有稱該縣額設傳銀不足。而詳  
請措補者。尋常舉動。便費

國家金錢。無處開銷。惟民是問。民力既殫於派征。  
正供安望其完足。合請

聖旨。嚴加申誡。將各衙門派辦本色河船。及一切民船。  
永行禁革。如係出征兵馬。方許乘坐前項捐船。  
其尋常出入往來搬移載運。各營自有兵哨船  
隻。不得濫行撥取民船。如有不率。臣當據實具  
奏。庶積害一除。粵民有瘳。次言採買爲粵民第三  
大害。粵東兵戈之後。繼以水旱。遷徙之餘。加以  
盜賊。一二殘黎。惟正之供。僅有完者。乃有武職  
衙門城守等官。於額支官兵俸餉糧草之外。復

借名軍需。差官差人。封發色銀。前往各州縣採買米穀。稻草。牛皮。牛角。弓。箭。竹。火炭等項。或千石。數百石。或千觔。數百觔。所發之價。十僅四五。間有原封銀兩。州縣不敢動其分文。悉係照數繳還。而穀米。稻草等項。俱派里排照數完備。仍用民夫民船裝運交納。而所差員役。需索供應。稍有遲延。鞭撻隨之。臣不避嫌怨。已嚴行禁飭。但臣文告止可行於撫轄之有司。不能行於不相統屬之將弁。合請

聖旨。申誠粵東各武職衙門。凡差遣官役。發銀採買糧

米。稻。穀。皮。角等項。永行禁革。留此物力以養元氣。又次言私抽稅銀。爲粵民第四大害。課稅載有章程。抽收各有地面。乃粵東之地。法紀蕩然。率多土宄。而冒旗營。遍地私抽。無物不稅。如車牛。米。穀。草。蓆。魚。苗。猪。餉。鴨。埠。餉。禾。埠。餉。等項。各有抽收。纖悉不遺。如臣所叅余富彥。鍾奏。殿。曾佛友。李超奇等。壟斷之利。禍於商農。歛聚之害。察及雞豚。私室旣盈。公帑必匱。藐

國法而困民生。莫此爲厲。臣旣經訪聞。卽已嚴禁。並通飭各刑官。體察拿究。第粵中習俗。積重難



返。若輩橫行私權。多有憑陵城社。剪除不易。伏乞

天語申誠。刊榜嚴禁。凡有前項私抽。永行禁止。敢有不悛。一經察出。必根究其影冒之人。并同治罪。庶幾鼠子不敢縱橫。商民少有起色。又次言誣盜。爲粵民第五大害。查重獄莫過盜情。虐民無逾。扳害。今日粵東執訊之盜。充塞犴狴。有供吐不諱。而毫無贓証者。有初審承服。而覆勘號冤者。有涉於疑似。而沉獄底者。有竟非其罪。而李代桃僵者。臣詳求其故。其捕獲盜賊之時。有司不

卽推訊。起其贓物。究其黨與。每監至數月而後。審訊。賊旣入監。牢頭禁卒。串同胥蠹。授之以意。擇素封之家。與仇怨之人。供扳爲窩。爲盜。不肖官吏。視爲奇貨。紛差四出。百計拷求。重賄入手。始與昭雪。而其家已破矣。甚至嚴刑之下。何求不得。冤斃者不知凡幾。又有地方猾棍。凡遇失事。藉官捕緝。卽連名公呈。某人平素無良。任其報怨報仇。牽連無辜。又有里排公呈。某也原係平民。某也挾仇誣讎。一人之身。淑慝異論。又有失盜之家。插入怨隙姓名。稱在火光之中。認識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某人硬証爲盜。迨至推敲平反。其人之肢體已摧殘矣。又有營汛各官。追捕賊盜。不卽移送。有司繫營拷訊。地方究棍。構通肆詐。擇人而食。不饜不休。誣盜之害。粵爲之最。縱盜叛良。久經部文通飭。而此風猶未戢者。總以粵在海隅。天高法遠故耳。合請

天語。嚴加申誡各衙門。凡盜賊審訊。必先起其贓仗。務究實在同黨。不許扳害良善。營汛拿賊。卽送有司。不許擅行鞫問。庶地方真盜可弭。而閭閻殷實之民可安枕矣。又次言擅殺爲粵民第

害。粵東山海荒瘠之區。其間狡黠有力之徒。偶爲飢寒所迫。相聚爲盜。不得不調發兵馬追捕。其有稱干比戈。逆我顏行者。固殺之。惟恐不速。然臣接各營塘報。或據某鄉里排呈報。某村某圍。盜賊竊伏。兵臨其地。輒稱盡行勦洗。容有捕獲。或稱負傷難行。又經斬首。又有止據該地方巡檢一結。卽行誅戮。從未有獲解就勘者。倘黨與尚繁。鼠竄別地。無此活口供報。何由根誅。且善惡雜處。未必皆附盜翼。火炎崑崗。玉石俱焚。臣雖不管軍務。難蹈出位之謀。然身在地方。生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民休戚敢不相關。已與督提兩臣會咨。通飭各  
汛將領等官。其當陣斬殺者毋論。如有拿獲賊  
犯。俱解該衙門審訊。通詳會

題請

旨正法。合請

天語。再嚴申飭。嗣後官兵出勦村寨。務別善惡。毋得混  
行勦洗。其俘獲賊犯。盡要解審。窮究餘孽。毋得  
專恣擅殺。庶狡賊不致逋誅。而無辜不膏斧鑕  
矣。尋俱奉

旨。勅部議覆。次第施行。粵民咸慶更生。至於親行清獄

出積年盆窳。微服訪察。有司淑慝。設巡緝拿營  
棍虐民。嚴禁販賣婦女。非奉印官路票。不得竊  
帶度關。示禁凌辱士子。有事掛吏議者。不得擅  
恣威福。一以實心實政行之。所出告示。土人編  
輯彙爲仁政錄。梓刻以售。家傳戶誦。丙午鄉試。  
臨場大收遺才。獲雋者多出其所拔。以積勞成  
噎食病。通國士民。醵貲禳禱。七年。以京察自陳  
罷免。粵人惶惶如失怙恃。罷市輟耒。懇請提督  
楊遇明。以民情上疏。里排潘世祥等百餘人。又  
相率詣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闕保留。來任抵京病卒。遺疏復條陳三事。言微臣受

恩深重。捐軀莫報。謹臨危披瀝一得之愚。俯祈睿鑒。臣死瞑目。臣以一介庸流。荷蒙

聖主簡拔。才不稱官。事多叢脞。奉

旨解任。臣負委託。實當其辜。臣接報之日。正沉疴之時。危在旦夕。生還無望。伏念臣蒙

世祖章皇帝參養之恩。由通政司叅議。游陞順天府尹。復蒙

特恩畀臣。鄖襄撫治。裁缺回京候補。卽患重病。蒙

聖恩復補。臣粵東力疾赴任。受事以來。刑名錢穀。鞅掌無停。經催帶催各年錢糧鹽課等項。俱幸全完。地方利弊。無不殫心釐剔。而民生困苦未甦。皆臣限於才。而心則不敢自安也。臣自九月內舊疾復作。因

大計與京察並舉。不敢入

告。由是病入膏肓。追悔無及。臣上有六旬有餘之母。下有黃口無知諸孤。均不足念。惟受

恩未報。死不瞑目。臣在粵兩載。粵之情形。臣頗深悉。且聖主孜孜求治。臣有真知灼見。至死不言。負罪地下。謹

披瀝一得之愚。以盡臣心。一粵東之兵多。宜速裁也。省會有平藩甲兵。兩翼總兵官兵。又有城守都司兵丁。順德有水師提督兵。肇慶有總督兵。惠州有陸路提督兵。又水師左右二路。與高雷廉潮饒瓊等各鎮兵。潮州又有續順公甲兵。此外各府州縣。又有城守兵丁。是無地無兵也。每年約費糧餉二百四十五萬。本省起存丁地鹽課雜稅等項。共計一百二十餘萬。尚需外省協濟一百餘萬。

國用耗蝕。全在於兵。而民生困苦。亦擾於兵。臣謂省會之地。既有平南王雄師坐鎮。已得居重馭輕之勢。其餘九府。不過聲援犄角。酌其要害。量設防守。如遇小盜竊發。城守一旅。便可消彌。若山海巨盜。有平藩之師。可以隨時調勦。是兵不貴多也。

廷議不肯裁兵者。不悉地方情形。恐一日有事。不肩其過。今粵東山海之伏莽已靖。所有者。不過朝聚暮散。雞鳴狗盜之徒。如臣愚見。兵實宜裁。一粵東之邊界宜急展也。粵負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槩於海濱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數百萬。

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一萬餘兩。地遷矣。又在在設重兵以守界內之地。立界之所。築墩臺。樹椿柵。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動用不貲。不費。國家皆用民力。未遷之民。日苦派辦。流離之民。各無棲止。死喪頻聞。欲民生不困苦得乎。臣請將原遷之界。急弛其禁。招徠遷民。復業耕種。煎曬鹽。內港內河。撤去其椿。聽民採捕。腹內之兵。盡撤駐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國用不無小補。而

祖宗之地。又不輕棄。更於民生大有裨益。如謂所遷棄之地。丁雖少。而禦海之患甚大。臣思設兵。原以衛封疆。而資戰守。今不思安攘上策。乃縮地遷民。棄門戶而守堂奧。臣未之前聞也。臣撫粵二年有餘。亦未聞有海寇大逞之事。所有者。仍是內地。被遷逃海之民。相聚爲盜。今若展其邊界。卽此盜亦賣刀買犢矣。一香山縣之橫石磯口。子宜撤也。當年遷立邊界之時。以香山必不可棄。議設官兵防守。香山之外。原有澳夷。以其人語言不通。不事耕種。內地旣無駐足之處。又住

居數百年。遷之更難。昨已奉

命免遷矣。是縣與澳。皆爲內地。所宜防者。防其通外海

耳。當時奉行。者反於橫石磯。立一口子。日食米

糧。計口而授。每幾日放一關。共一切用物。稽查

留難。皆不令出。計縣與澳。共計戶口數萬。斷絕

往來生業。坐食致困。愁苦難言。其橫石口子。似

宜免設。使其人得以貿易於內。以通有無。惟於

澳內設兵。防其通海接濟。庶幾民夷可以長活。

若仍立口子。雖計口以米糧出糶。彼地之人。既

絕生計。何處有錢買米。不過數年。皆枯槁矣。以

上三事皆

國憲之所甚嚴。諸臣之所忌講。臣屬續之際。毫無

有私。總以身在地方。目擊情形如此。仰體

聖主子惠元元至意。一念之誠。不得不瀝血遺言。臣雖

生不能報

國恩。死猶可以無憾也。粵東之民。聞訃兼聞遺疏。

途哀巷泣。弔者數萬。哭聲震於四境。遺疏蒙

聖祖仁皇帝俞允復界。瀕海百萬生靈。俱得復歸田里。

立廟尸祝焉。初潘世祥等民人保留公疏。至通

政司。以來任已故。疏不及上。後

聖祖聞其事。特來封已。封入文士。賜祭葬。祭文稱其性行純樸。才能稱職。因公註誤。軍民籲稱賢良。仍求留任。將即賜環。忽焉長逝。朕心憫惻。特頒祭葬。以慰幽魂。聿垂不朽之榮。庶享匪躬之報。國云。雷興。漢軍正黃旗人。初在文館辦事。天聰十年。改文館為內三院。與隸秘書院。崇德元年。太宗文皇帝命分別內三院學士舉人生員等為四等。各加恩賜。與列在二等。

賜人五戶。並牛驢等物。三年。改都察院理事官。順治元年十月。擢天津巡撫。二年四月。調撫陝西。時三秦當蹂躪之餘。流散未集。創痍未起。省會居人。惟大小官僚供廝役者數百人而已。興設法還定安集。不一年。都市村聚。烟火相望。又留心學校。培養人材。以勞卒於官。陝西人感其德。公請崇祀名宦。順治十一年。贈兵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張尚。字羽仙。漢軍正黃旗人。故明遼東寧遠州

廩高學生。



太祖高皇帝定遼東。始歸命。崇德三年七月。任戶部啟心郎。八年十二月壬午。考滿稱職。授半個前程。世職。順治十二年。擢福建右布政使。時海寇陷漳州府。泉州亦震動。官兵進勦者。資糧供頓。日費金錢數萬。尚督運饋餉。及監造火礮攻具。往來海上。親昌矢石。備歷險阻。漳州克復。尚有力焉。遷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卒於官。閩人思之。請祀名宦祠。

線縉。漢軍正黃旗人。初任山東曹州知州。當

國家定鼎之初。流寇餘毒猶在。田地拋荒。民失常

業。縉察民間疾苦。諭令開墾。無力之家。助以牛種。民始得耕。復嚴飭保甲。諭令守望相助。土寇屏息。比閭無驚。上官嘉其能。不以屬吏目之。尋遷河南汝寧知府。累遷司道。並有能名。順治四年。陞偏沅巡撫。五年。僞貴溪王朱常彪。僞恢武伯向登位。勾連苗賊張先壁等。分兩路寇沅州。縉同燾章京線國安。梅勒章京許爾顯等。會兵進勦。攻下永寧。斬首三千級。獲常彪。登位。及僞將二十餘人。俱斬之。在任三年。緣事革職。尋卒。曹州人思其功德。崇祀名宦祠。

朱國治。漢軍正黃旗人。世居遼東撫順。

國初入包衣旗籍。順治三年。由拔貢考選。以知縣用。四年。補順天固安縣知縣。治績報最。陞大名府開州知州。政聲益著。超陞按察司僉事。分守霸昌道。內陞大理寺少卿。十六年。

特旨陞補江蘇巡撫。十八年。丁父憂解任。康熙十年。復奉

特旨補授雲南巡撫。十二年十一月。逆藩吳三桂以所部兵反。執國治。欲其降。國治堅守臣節。罵賊不屈。遂遇害。二十年。吳逆蕩平。奉

旨命驛送其喪還

京師。

特恩加贈戶部右侍郎。予祭葬如典禮。祭文稱其賦性忠貞。居官敬慎。值逆賊之煽亂。勵臣節以彌堅。視死如歸。盡節殞命。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云。雍正七年。奉

旨崇祀昭忠祠。又

命本旗查其子孫引

見。特命國治一戶出包衣。歸於正黃旗漢軍公中佐領。

李林盛。漢軍正黃旗人。父向舜。見忠烈傳。順治

三年林盛襲父拖沙拉哈番七年

恩詔加授拜他喇布勒哈番累官至山東登州總兵官

陞廣西提督康熙三十七年

聖祖仁皇帝諭大學士等曰李林盛居官甚優前者陛見所奏絕無隱諱問及廣西武弁賢否皆從公敷陳其言朕皆書而誌之矣十一月調陝西提督加右都

督銜尋陞鑲紅旗漢軍都統四十六年引年致仕卒後陝西人思其德崇祀名宦祠

李蔭祖字繩武漢軍正黃旗人陝西提督李思忠之次子也初補國學生順治五年任戶部員

外郎八年陞郎中九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十一年二月加兵部尚書擢直隸河南山東總督真定西山直接五臺諸山久爲寇踞地險難

於用兵蔭祖至諭道員及叅將等曰大敵則戰小醜宜撫宜撫不撫意在邀功耳如生靈何遂

草諭付井陘道副使陳安國深入賊巢撫之渠魁高鼎卽出就撫涕泣輸誠擢任標員卒爲勇

將仕至四川松潘總兵官屢立戰功時畿北歲饑民多流亡所至休於逃人之令無敢容留多

爲道殣蔭祖疏請安集並請寬逃人連坐之令

章疏誠懇。誦者感動。山東賊田惟理。任鳳亭等。為亂。遣兵勦平之。十三年十二月。特奉

世祖章皇帝諭旨。三楚要地。時方用兵。總督職尤重。必得其人。方克勝任。朕觀李蔭祖。才猷精敏。年力富強。著加太子太保。仍以兵部尚書。總督湖廣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又奉

諭旨。李蔭祖盡心竭力。百姓頌之。使得人人如彼。天下何患不平。時川湖流寇未靖。郝永忠等。統眾十餘萬。盤踞鄖襄。彝陵。三峽。秭歸之間。楚蜀被害。餉道不通。大兵進勦。滇黔艱於輓運。蔭祖具疏陳楚

蜀情形。併繪圖以進。旋會同提督柯永盛等。分道進兵。剋期會勦。大破郝永忠等。流賊歸命者數萬。分地安置。黔餉遂通。積勞成病。三疏乞休。奉

世祖優旨。准回京調理。未幾卒。年僅三十有六。

賜祭葬如典禮。蔭祖在湖廣。善政甚多。其大者在運餉。民不病供億。而軍需無缺。以餘暇崇祀典。恤災患。又嚴黜貪墨。民賴以安。奉

旨。回京時。士民焚香遮道。如失父母。比卒。崇祀湖廣名宦祠。

李鈞字長源。總督李蔭祖之子。康熙六年。任佐領。八年。揀選補兵部督捕員外郎。十三年。逆藩吳三桂反於雲南。攻陷湖廣郡縣。襄陽副將洪福叛降於賊。郎襄震動。

朝廷遣禁旅往征。鈞充夸蘭大。隨師進勦。時四川文武官俱降賊。叛鎮譚洪尤猖獗。犯郎西等地。方。鈞告赴郎襄効力。至均州一戰破賊。佐理行間者七載。奏凱還

京。陞刑部郎中。尋擢監察御史。掌江南浙江陝西三道。二十七年。湖廣撫標裁革兵丁。夏逢龍作

亂。殺巡撫司道等。鈞奉

旨特授湖北按察使。

命下。星馳赴任。至荊州。卽於軍前受事。贊畫勦撫。賊旋滅。至武昌。寇氛初定。民多艱晚。鈞開誠曉諭。反側以安。尋調任廣西。請於巡撫。罷每日進謁例。專心治理刑名。貪吏土豪斂跡。在任五閱月。卽陞福建布政使。三十一年。內陞太常寺卿。轉大理寺卿。三十四年。厄魯特噶爾丹跳梁漠北。

聖祖仁皇帝親統六師。三路進討。鈞告請隨征。

聖祖以軍精重大。擢爲兵部督捕右侍郎。偕原任河道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五  
總督于成龍。通政使喀拜。督運中路軍糧。三十五年。

賜宴太和門。

特召至

御座前。手賜卮酒。鈔尋督催軍餉二十七運。出古北口。

至揆素地方。沙深沒轂。躬率運米官兵。斫柳枝橫墊沙面。俾得前進。至二十四臺。聞噶爾丹奔竄。

聖祖遣平北大將軍馬思喀領輕騎北追。鈔揀選騾馬。撥幹員運米數千石。至託諾嶺。給散中西兩路

大兵。將旋京時。奉

命回京料理未完事件。同議政大臣條奏到京。車馬人夫。所奏並奉

俞旨。九月。

聖祖復統六師北討。鈔遵

諭旨。往歸化城運米一千五百石。送至喀喇木倫。交撫遠大將軍伯費揚古軍前。運米事竣。復請坐臺自効。三十六年正月。復

命賜茶於乾清門。二月。

聖祖親統大兵詣寧夏。仍

命督運軍糧。鈔星夜經理。分爲七運。督催前進。至兩狼山。噶爾丹窮促。仰藥死。大兵俘其子女。凱旋。以軍功議敘加五級。三十七年。

特簡山東巡撫。因病疏辭。本年十一月復

簡授安徽巡撫。力疾赴任。加意地方。設義學義倉。除私派。禁濫刑。瘞暴骸。造江船救溺。修馬橋。以免病涉。三十八年。

聖祖南巡。賜御書賦政於外。匾額。三十九年四月。以舊疾發。乞休。奉

旨准原品解任調理。四十二年。山東泰安等州縣水災。飢饉。鈔奏請罄家資往賑濟。至山東。擇新泰縣被災最重者賑之。購米穀於羊流店。散給百姓。賴以存活者。以數萬計。勤勞過度。夙疾陡作。遂歿於羊流店公館。遺疏請以第三子純德代終厥事。疏上。

賜祭葬如典禮。

特旨准其柩入城治喪。新泰士民感其恩德。卽於羊流店建專祠祀之。又公請於巡撫督學。崇祀名宦祠。安徽及廣西亦崇祀名宦。

李輝祖。字元美。號蒲陽。漢軍正黃旗人。父名恒

忠

賜名宜哈納。見世職名臣傳。輝祖初任佐領。改補兵部武庫司員外郎。康熙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反於雲南。其黨在

京師者。謀於除夕作亂。事發被執。多誣引良民。輝祖承審。平反三十七人。尋陞郎中。奉差督淮安三關。通小開口以利舟楫。商民賴焉。遷貴州按察使。時官兵進征雲南。駐貴州。頗因樵採擾村落。輝祖請於大將軍。禁無得出五里外。又請以寺觀駐兵。無佔民居。並如所言。於是流亡者咸

來歸。遷湖廣布政使。丁憂去官。二十七年服闋。補任四川布政。川賦舊額九十餘萬。張獻忠亂後。止及四萬。吳逆繼亂。民居寥寥。輝祖加意招徠。安集。民生聚漸盛。又禁霸熟霸荒之弊。令自首免罪。在任七年。賦額漸增。時川省輸上供蠟料。民多病棧道之險。輝祖詳請撫臣。具題免解。奉

旨允豁。又開通葭萌關舊路。以通商置郵。官民並利。尋內陞太常寺卿。遷大理寺卿。所至稱職。屢奉

溫旨。三十四年。



特簡河南巡撫。河南漕道。因衛河石灘阻滯。遂徵銀轉買直隸米石以應。有司因重價多徵。藉爲姦利。輝祖奏請復舊。仍徵本色。明年。

聖祖仁皇帝親征厄魯特噶爾丹。輝祖奉

旨赴軍前辦理軍需。自立簡易法。轉輸無悞。而民車不困。是年十二月。陞湖廣總督。三十七年四月。軍需事竣。始赴任。肅紀綱。蒐軍伍。嚴保甲。政治一新。湖廣田賦不均。丈量又擾民難行。輝祖下令民自丈。官抽覆。懲其不實。事覈而民不擾。茶陵監生陳丹書作亂。遣將擊擒之。三十八年六月。

內轉刑部侍郎。以疾乞休。有言其治楚寬縱者。因解任。往修永定河。尋卒。四十一年。崇祀四川名宦祠。弟興祖。以康熙四十一年任四川按察使。兼攝茶鹽兩課。暨通省驛傳事。通商利民。讞決尤多平反。亦列四川通志名宦傳。

楊廷耀。漢軍正黃旗人。任廣西梧州通判。康熙初年。會盜風肆熾。劫鬱林州。起運餉銀。廷耀密行查訪。羣盜盡獲。其風頓息。時梧關按季分權。以流蛋作巡欄。恣意勒索。廷耀革之。詳查輸稅。定則刊刻曉諭。商旅便焉。粵東流民散處梧州。

流離失所。廷耀捐俸資給安插。寧居如登樂土。上官知其能。委署容縣。縣之大容山。叢嶂密箐。猺獞出沒。為居民患。廷耀設法擒逐。并立猺目。輯其種類。遠近獲安。累官至山東巡撫。後崇祀廣西名宦祠。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九十六  
名臣列傳五十六

正白旗漢軍名宦大臣一

馬國柱

夏一鶚

王國安

胡文華

金光祖

華善

石琳

石文晟

石文炳

于時躍

李士正

宜思恭

楊文乾

文華

李士五

文淵

文淵

文淵

文淵

文淵

五白旗軍各官大員

各官大員

八旗通志卷一百九十六

文華

文淵

文淵

文淵

文淵

文淵

馬國柱。漢軍正白旗人。世居遼陽。天命六年。大兵取遼陽。始隸旗籍。天聰十年。設立內三院。國柱以通曉漢文。在弘文院辦事。崇德元年。考察名列二等。

賜全戶。牛二。驢一。三年七月。更定六部官制。以國柱為

工部理事官。旋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順治元年七月。加右副都御史銜。巡撫山西。十一月。疏報官兵破流賊於汾州。斬二千餘級。獲馬千餘匹。追至青龍永寧黃河一帶。賊倉卒投河死者無算。又獲馬五百餘匹。進抵平陽。賊棄城遁走。

山西全省悉平。二年閏六月。偕宣大總督李鑑。勦平嵐縣土賊。十月。加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四年七月。調補江南江西河南等處總督。時南方初定。山賊竊據者多。國柱勦撫並施。五年二月。疏報恢復無爲州。斬賊首馮洪圖等。并獲降賊州同李敦沆。十一月。奏報廣賊李成棟。妄稱惠國公。始踞南雄。繼勾連洞蠻。號稱百萬。直犯贛城。臣咨會巡撫劉武元。併檄總兵胡有陞等。大破之。成棟單騎走。斬首萬餘級。俘獲無算。十二月。疏報副將楊捷等。恢復都昌縣。

城。生獲賊渠僞尚書余應桂。六年六月。疏報南贛餘孽。擁故明宗室朱由植作亂。遣官兵討平之。十一月。疏言江南旣改京爲省。國學應改爲府學。卽其舊址而新之。仍支學田租銀以供春秋祀事。章下所司。議如所請。七年三月。加太子太保。九年七月。疏報江閩官兵。會勦大覺岩賊。陣斬僞總兵李金等數十人。降僞總兵盧毓瑞等十餘人。生擒渠魁張自盛。斬獲殆盡。十年四月。疏報建昌營都司鄭德。陣擒僞都督陳文魁。等於南豐。中軍叅將陳陞。陣擒僞都督宋朝宗。

等於樂安。僞伯金簡臣等於寧都。十一年正月。奏海賊分艘入犯崇明。內江靖江泰興等地方。即檄飭蘇州總兵官王璟等擊敗之。三月。奏報逆賊賴龍等盤踞桂東。出沒江楚。臣移咨楚撫。分兵會剿。直搗賊巢。擒賴龍等。桂東平。是年九月。以年力衰老乞致仕。康熙三年卒。五月。

予祭葬如典禮。國柱初任山西巡撫時。值大兵進征流賊。事平後。人民如出湯火。閭井荒涼。國柱加意撫綏。流亡旋集。民甚德之。國柱既沒。山西士民公請崇祀名宦祠。

夏一鶚。漢軍正白旗人。由貢生出身。屢陞江南江寧府知府。及江西分守道。順治八年。授江西巡撫。時江西初定。政多穢濁。土地荒蕪。一鶚到任。叅劾貪吏二十餘員。吏治澄肅。清查錢糧戶口。招集流亡。開墾荒地。給還宦產。安插明朝廢宗。期年。政務具舉。明翰林傅鼎銓等。受僞唐王職。聚眾為亂。往來福建江西。一鶚調兵分路夾擊。追至福建。斬級萬餘。生擒鼎銓。并僞總兵楊起龍等一百八十三員。九僊山賊首陳九思。宜黃賊首曾明等。負固山寨。出沒為寇。各縣時時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六  
告急。一鶚勦撫兼用。分地設防。賊黨先後就戮。卒後。康熙十七年。崇祀江西名宦祠。

王國安。字磐石。號康侯。漢軍正白旗人。世居奉天蓋州。曾祖以上。仕明世襲錦衣衛千戶。天命六年。遼東入版圖。始隸旗籍。祖正。任都司。以孝行聞。父顯宗。任陝西長武遊擊。能和輯兵民。以疾乞休。秦人祠祀之。國安兄弟十人。皆貴仕。國安行第三。生而英敏好學。年十五。卽補博士弟子員。因雲貴叛亂。旗兵進勦。

詔停止八旗科目。遂入國子監爲官學生。精習

國書。旋授刑部筆帖式。以勤敏稱職。考選弘文院辦事中書舍人。康熙六年。轉撰文中書舍人。陞國史院典籍。中書舍人。向無任纂修官者。國安以文學知名。特充

三朝實錄纂修官。九年。改內三院爲內閣。國安仍爲內閣典籍。兼光祿寺少卿。十一年。

世祖章皇帝實錄告成。議敘典史。十六年。立賜蟒衣。加一級食俸。十二年。陞刑部員外郎。仍留內閣。

充纂修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兩朝實錄官。時吳逆蠢動。大學士莫洛。往

經畧川陝。奏請國安佐軍務。他大學士等具疏

留之。是年冬十二月。聖旨留之。是年冬十二月。聖旨留之。

特旨補授內閣侍讀學士。專典史事。十六年。冊立

皇后禮成。偕侍衛阿爾尼。少職。十一平。

頒詔朝鮮。咨訪朝鮮累代世系。及習俗風土山川形勢。

勒為一書。十八年。充明史館提調官。二十一年

六月。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充明史副總裁

官。是秋。書舍人。某。與。六。卒。與。文。中。書。舍。人。某。

特簡為浙江巡撫。時耿逆甫平。浙江切近閩疆。蹂躪之

餘官私凋敝。且海氛未靖。盜賊橫行。胥吏舞文。

豪猾梗化。重為民患。國安清吏治。明軍令。鋤暴

安良。戢兵除盜。革州縣無名科派。及一切弊政。

又念浙省重務。莫如鹽漕。康熙十八年後。運弁

與縣胥因緣為奸。苛索糧戶貼費。漕船每多稽

悞。因立限冬收冬兌。民困以蘇。嘉湖兩郡。例徵

白糧九萬五千有奇。額外復徵銀四萬三千餘

兩。為轉運費。康熙三年。巡撫朱昌祚。建請抽漕

船六十二隻。併增置新船六十四隻。起運。永除

加徵之弊。甲寅兵興。白糧改徵折色。其船棄而

弗用。歲久盡朽。至是三逆蕩平。仍徵白糧本色。運至京倉。而僱船募役諸費。一無所出。議復加徵。民甚苦之。國安疏言。浙江白糧。全徵本色。起運。需船一百二十六隻。向係漕船抽運。自康熙十五年。改徵折色。抽運之船。年滿朽爛。後又奉文節省。停造新船。以致船隻遞年積缺。現在起運漕船。止一千八十隻。無可抽運。若照從前僱募民船。勢必年年加派。苦累窮民。請照康熙三年例。將免徵白糧經費銀三萬四千二百五十餘兩。暫徵一年。購買堅固船隻。充入漕幫。抽選運白。庶倉儲不致遲悞。而民間永免派徵。戶部議再行該督確議。奉

特旨。此案已經會同總督具題。爾部復駁。令督撫會議。

殊爲不合。其卽議結以聞。於是部臣覆奏。如國安所請行。江南諸省。並援此例。歲減民間苛派數十萬兩。至於鹺政舊例。江浙諸商。易地行鹽。其間盤駁掣驗。官受其利。而商甚不便。國安咨會江南巡撫。及兩省鹽院。力行更調。各歸本省。又松江沿海六場。雖地屬江南。而牢盆墩蕩等課。反輸浙省。舊時江浙竈戶。俱納課於場。由場解司。



胥吏侵蝕。遞爲奸利。官收竈解。巧立名色。婪詐百端。正課一兩。有加派至十餘兩者。國安嚴飭所司。一準徵收地丁之例。自封投櫃。官收官解。歲省竈戶雜費亦數十萬兩。又修築紹興之西江塘。建三江閘。山陰會稽蕭山諸暨四縣廢田。悉爲膏壤。初浙江以用兵故。多設防汛。旣而承平無事。旗兵驕橫。鈎連郡中無賴。以稱貸爲餌。子母相權。寅生卯長。不朞月積至數倍。没入貧民田廬子女。不可勝計。民間謠云。舊有債帥。今苦帥債。國安先懲無賴子。剪其爪牙。然後坐會

議堂。與將軍都統協心調劑。明正旗兵之罪。悉寘之法。勒石城闔。永行禁絕。錢塘江風濤險惡。舟人倚豪猾勢。佔據渡口爲利。每一舟載滿百人。始離岸。及至中流。輟棹索錢。稍不如意。輒辱詈毆擊。又重載覆舟。民多溺死。而舟人以善泅獨無恙。國安知其弊。捕得首惡嚴治之。限令每舟止許載三十人。人出錢五文。凡渡舟若干。編諸冊。以次受載。無敢違法。由是全活者甚衆。杭城舊多火災。國安聞報。卽飛騎往救。被災之家。賞卹備至。復命闢火道。具水車。立賞格以募勇

夫。人人盡力。其患遂息。國安為人彊力。精於吏職。所部十一郡。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皆知之。郡縣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常晨坐堂皇。官屬以次晉謁。延見鄉三老。問民疾苦。甫闔扉。人謂退食之暇。判牘不遑。國安乃屏騶從。微服行闈。闈間。或棹小舟。深山邃谷。無不徧涉。有不逞者。須臾縛至幕府。郭內外大驚。姦民悚息。又嘗遠行。經三衢。涉甬東。抵東甌赤城。凡瀕海邊界。無不躬履。相度機宜。繪圖詳酌。如杭嘉寧紹溫台等府。前此界外棄地。悉登版籍。永豁包賠之累。

舟山僻處大洋。

廷議欲遷其民於內地。人情皇皇。國安抗疏陳其不便。

詔如所陳。民得各保故業。今移定海縣治於此。遂成樂土。嘗奉

命修浙江通志。延聘夙儒碩學。給膏火。備廩餼。開局於

貢院。公餘親往校閱。尤重學校。培養士習。增鄉

試號舍。至一萬二千間。士子便之。平時勸課農

桑。驅逐游惰。開擴瀕海疆域。俾細民獲收漁利。

所以厚浙人之生者甚備。他若旌表孝子忠臣。

貞女烈婦常恐後時除耗羨省徭役革行戶承  
值懲關吏苛征下至弁丁輿隸屠僧庖湎苟倚  
權力為把持者皆一切禁絕二十三年二月陞  
浙江總督兼兵部右侍郎駐衢州先是杭州城  
外有支河可引入城以通舟楫自清河開抵江  
干約三十餘里歲久淤塞國安欲浚之籌畫已  
定旋奉移節之

命未獲舉行悉以所繪圖移送代者屬其殫力疏濬今  
其之長河橫亘扁舟往來皆國安所規度也衢州  
三面俯江國安始至即捐已貲建浮橋以代渡

舟民無病涉會福建總督施維翰赴任卒於途  
奉

特旨以國安往代而衢州總督不復設初耿精忠之亂  
總督李之芳由杭州進兵征閩駐衢州事平仍  
撤歸省會施維翰繼任以衢州為閩豫甌括極  
衝請移駐其地以故征閩將士復自杭州隨總  
督來衢至是裁缺報至國安甫在閱操將士慮  
兵隨標去紛紛叩轅號訴勢不可遏國安恐倉  
猝生變諭令各歸營伍隨具疏言標兵從前効  
命裹瘡浴血家室靡寧一旦裁去恐有不便請

併留衢州副將營。月給糧餉如故。俟浙省撫鎮各營將備兵丁缺出。以次充補。疏再上。始獲

俞允。人情大安。初至福州。苦旱。受事之日。甘霖立沛。八郡乍離兵革。民力已殫。城郭井邑。倉儲學校。皆未建立。濱海遺孽。尚有存者。國安次第規畫。悉有條理。閩省初設將軍駐防。兵無定所。假民舍以居。國安疏請就耿逆立營舊地。別置營房。分撥防汛。釋免耿逆部下遊士匠役八百餘人。使各歸農。前任總督姚啟聖進勦澎臺。一切征儲軍械。爲費浩繁。文籍漂沉。無由稽覈。國安據實

奏聞。并移咨各部院。凡係閩省軍幕錢糧簿牘。俱別繕寫。馳咨本布政司。條分縷析。

奏請銷案。定權關則例。止稅興販。大洋重載。餘俱豁免。是時海禁始開。琉球國遣使納貢。例有副貢。以餽督撫等衙門。國安謂非柔遠之道。一無所受。并戒諸屬僚。毋得染指。副貢遂絕。二十四年。

大計屆期。國安採訪確實。忽一日。傳道府悉至內署。焚香設誓。令各疏所見。司道以下。相顧愕眙。具以實對。事旣神速。夤緣之弊盡絕。先是

聖祖仁皇帝軫念八閩。

特詔蠲免積年逋賦。國安豫刊告示數千紙。標硃蓋篆。部文一至。立命諭通省士庶。俾貪吏不得婪征。欺隱。其後藩庫虧帑。違例私徵事覺。

特旨遣內閣學士郭世隆。赴閩按問。知國安前事。始大歎服。以濱海郡邑。尤宜隆重儒術。徧諭所屬。各立義學。捐俸擇師。以誨童蒙。又立共學書院於省會。前後所上章疏。如安插歸降。分防水陸。酌定通省營制。籌畫澎臺郡縣。建置城垣。設立學校。接濟澎臺兵餉。招集濱海流亡。陳調度兵馬。

之方。定更番戍卒之制。皆一一見諸施行。二十六年。內陞刑部右侍郎。閩人感國安惠政。涕泗遮留。動以萬計。又以國安清苦。醵金贈行。國安堅不受。閩人爲築却金亭。道過浙江。民人羅拜歡呼。數百里不絕。肖其像。祀之於吳山書院。在刑部二年。獄多平反。二十八年六月。奉天府尹缺。

特命國安以刑部左侍郎兼蒞其任。且

諭曰。盛京根本要地。頃遇天旱。本處產米有限。兼多外省人雜處。以致價昂。爾可清查。驅令各回原籍。又彼

地旗民土田相錯。爾其定立疆界。毋致混淆。盛京錢糧。為數無多。前府尹欲令旗人地畝。亦輸納銀兩。所見甚小。可盡實徵米豆。爾其酌行之。其邊塞一帶。亦多外省人民。作何驅逐稽查。此等事雖責在將軍。爾宜協同料理。國安抵任後。逐一奉行。時部議遣官清查馬廠官地。因地畝繁多。驟難清丈。槩欲加增糧額。國安力爭不可。仍多遣屬員。分頭清丈。各立封記。遂得其平。初

盛京刑部。審理訟獄。無會同地方有司之例。細民偏受刑拷。冤濫非辜。國安

奏請。凡旗民案牘。一準各省成例。與有司會審。由是稱便。

盛京糧儲甚寡。必藉外省移粟接濟。國安請行海運。格於部議。三十二年。三十三年。連歲遇旱。

聖祖憶海運之議。乃遣內務府郎中陶岱。赴山東會同藩司發倉穀四萬石。

又

命盛京戶部侍郎阿喇密。航海赴登州。協運至三岔口。命國安由陸路督運。散賑八城。二府九州縣兵民。國安計運穀四萬。不若運米二萬之易。且既至三岔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口距留都尚遠。賑荒如救焚。必待運至都城。始復分散轉運。勢已無及。宜卽在三岔口分發八城。其應運至奉天者。獨就海口以車受載。經費旣省。輓運倍速。定議以

聞報可。於是不日而事集。饑民獲濟。高麗歲歉。國安奉詔轉粟遼海以賑卹之。亦如期至彼地。三十四年十一月。丁繼母盧氏憂。同事大僚。謀具疏請令在任守制。國安固謝之。乃止。三十七年冬服闋。再補奉天府尹。四十二年。

聖祖書清慎勤三字匾額。并臨米海岳瑞雪詩一幅。

賜之。四十六年六月。陞兵部右侍郎。四十七年戊子二月。轉左侍郎。三月。

召赴暢春園。賜宴較射。

聖祖顧謂諸皇子曰。王國安朕之老臣。昔年曾歷任督撫。辦事稱職。朕甚信之。每奏事。常令越次近

御榻密對。或稱爲王侍郎而不名。四十八年。奉使至陝西。祭告軒轅黃帝。暨周文武成康等一十三陵。六月疾作。卒於涇陽驛。年六十有八。奉天軍民聞之。流涕設祭。羣請崇祀名宦祠。

本朝奉天尹祠名宦者。自國安始。浙江福建。所在

本爲立祠。國安沉厚警敏。平居不妄言笑。遇事皆有權畧。處之裕如。性孝友。事親盡禮。闔門千指。五世同爨。俸祿有餘。輒以分給族黨。未嘗私置田宅。尤好引掖後進。單門素冑。苟有片長。必稱譽之。所著有閣中集。浙閩封事。留都封事。並翻譯明心寶鑑。貞觀政要。古文必讀諸書。藏於家。子以巽。仕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胡文華。字德耀。漢軍正白旗人。初任直隸昌平州。累陞府道。順治十二年十二月。陞山東按察使。時兵燹後。土寇牽連。積案如山。甫半載。完

欽案百餘件。冤抑俱伸。遷廣西布政。順治十七年。巡撫

南贛。卒於官。

賜祭葬。崇祀山東名宦祠。

金光祖。漢軍正白旗人。初任佐領。補吏部郎中。旋又兼管叅領。順治十八年。陞福建右布政使。康熙元年。轉廣西左布政使。三年。陞廣西巡撫。九年。

聖祖仁皇帝特簡爲兩廣總督。十三年。廣西將軍孫延齡叛。陷梧州。光祖會集水陸四路官兵往勦。斬殺甚多。賊遁。復梧州。賊兵犯懷集縣。及欽州。光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六  
祖遣官兵擊懷集賊衆。六戰皆捷。又遣遊擊王嘉賢擊敗欽州賊衆。是年七月丁父憂。

特命在任守制。十四年賊復犯懷集縣。遣守備李如貴等督兵擊之。危城獲全。并遣官兵恢復藤縣。十六年海寇楊彥迪犯欽州。遣遊擊劉士貴。高應臣。薛保等擊敗之。先是高雷總兵官祖澤清降吳逆。既而反正。至十七年復叛。奉

命同平南王尙之信等勦之。十八年九月擒澤清。粵西地瘠民貧。叛賊復多加派。光祖通行禁止。復具疏

題請將額征銀兩。每銀一兩收米一石。支給官兵。俟事平後。照舊徵銀。民甚便之。十九年同揚威大將軍簡親王喇布分路勦叛將馬成蔭。敗之於武宣。復縣城。粵東自平南靖南兩藩駐兵三十餘年。凡府州縣市廛行業。俱被諸藩下官役佔踞。按貨取利。光祖力爲禁止。且移咨藩府。委曲開諭。革除舊弊。粵東土狹人稠。穀不足供。所食粵西藉糶穀取銀。以供常賦。彼此相需。從前蠹胥藩棍把持。有埠頭船票等費。光祖痛加禁諭。凡穀石出入。聽商民自行交易。船載不用照

驗。復於沿河設立汛哨。以防土寇劫掠。民甚賴焉。又加意學校。振起人文。通檄所屬。凡

文廟之傾頽者。悉令以時修葺。學宮煥然一新。士子稱頌不置。二十年。

王師進勦雲南。光祖同征南大將軍賴塔等。統兵至西隆州。擊敗僞將軍何繼祖兵。奪石門坎。復安籠所。所向皆捷。直抵雲南城下。城遂破。本年事平回任。次年解職進京。二十九年卒。粵中士民。籲請崇祀名宦祠。

華善。漢軍正白旗人。一等伯石廷柱之第三子也。初選爲豫親王多鐸壻。封和碩額駙。擢爲內大臣。康熙十三年。逆藩吳三桂耿精忠反。

聖祖仁皇帝特命華善爲安南將軍。防守鎮江。十五年。

改授平寇將軍。駐防江寧。十七年。改授定南將軍。駐防湖廣茶陵等處。所至勤慎。事平回京。二十七年。疏奏。臣高祖布哈。原係蘇完人。姓瓜爾佳氏。明成化間。授建州左衛都指揮僉事。臣曾祖阿爾松阿。嘉靖間承襲父職。至臣祖石翰。移居遼東。臨卒。遺命臣伯父石國柱。石天柱。臣父石廷柱。曰。我雖暫來漢地。然此心依戀故土。未

嘗少忘。今病勢已重。恐不能遂我初念。爾兄弟當力成我志。務建功業。以歸本國。其後

太祖高皇帝兵取廣寧。臣伯父國柱。天柱。臣父廷柱。兄弟相商。從父遺命。令臣次伯父天柱先出遠迎。臣伯父國柱。臣父廷柱。開廣寧城門歸順。

太祖皇帝見而喜曰。我國之人。仍歸我國。

特賜御用鞍馬。獎予優渥。自是之後。大兵凡有征討。臣父石廷柱。無不奮勇當先。嘗於

太祖皇帝前奏稱。臣身係滿洲。願同滿洲甲兵効力。

太宗文皇帝知臣父本係滿洲。故命為滿洲甲兵額真。

後又命為總領漢軍固山額真。前後功績。多在滿洲甲兵隊內所得。累蒙

恩擢至一等伯。又一拖沙喇哈番。伏念臣父石廷柱。雖統漢軍事務。實係滿洲。幸逢

聖主洪恩。寵備昔年。榮及後嗣。臣父子兄弟。世世感戴。捐糜難報。復蒙

聖恩稽考實錄。察取功臣家世名字。臣伯父石國柱。石天柱。臣父石廷柱。亦預其列。謹將臣家世本末淵源。實係滿洲緣由。上呈

睿覽。伏祈

宸鑒施行。事下該部。尋議覆。和碩額駙華善等。原係滿洲。理應將伊同姓人等。俱為滿洲。將佐領一併歸併滿洲旗下。但查正白旗漢軍旗下。有華善等五佐領。每一佐領下壯丁四百至九百不等。通計壯丁三千二百五十二名。內有現任文武官六十五員。候補官并監生五十四員。若將伊等俱歸併滿洲旗下。伊等佐領下另戶壯丁。其家人俱係漢人。不便俱為滿洲。且漢軍旗下佐領缺少。應將華善等佐領。停其一併歸併滿洲旗下。仍留漢軍旗下。現今滿洲。有授為副都統

叅領之例。應將華善等同族。內外所用現任文武官員。仍留舊任。其陞轉照現行之例。華善等併同族人等。俱係滿洲。嗣後編審冊內。開造滿洲可也。奏入。奉

旨依議。三十年。

特恩賜雙眼孔雀翎。蓋宗室公爵所戴者也。三十四年病卒。

賜祭一次。鎮江人思其德。建祠立碑祀之。

石琳。華善之弟。石廷柱第四子也。初任湖廣分守荆南道。時吳三桂反。逆賊盤踞南漳縣。天門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二  
寨等處。同總兵官劉成龍。率官兵攻勦。斬殺賊衆。獲馬匹器械等物。康熙二十三年。由浙江布政使司。陞湖廣巡撫。二十五年。調雲南巡撫。值逆藩吳三桂亂後。瘡痍滿野。其尤累民者。自吳三桂作亂。加賦困民。橫征無藝。琳斟酌舊制。編定賦役全書。進

呈。疏言全書上關

國計。下係民生。奉

旨。令詳察細閱。有無應行更改增刪。明白確議具奏。仰見

聖主愛民爲念。四海爲家。誠恐沿習既久。有不便於民之處。更改增刪。爲萬世不易之章程也。臣安敢不兢兢矢慎。以仰副

宸衷。惟是滇南僻處邊陲。禹貢列之要荒之服。宋祖棄諸玉斧之外。我

朝定鼎。無遠弗屆。自順治十七年。歸入版籍。其賦役大概準明朝之制。而因襲之。後因吳逆鎮滇。剛愎自用。擁兵加賦。以致民不堪命。今幸

聖政維新。重覩天日。臣接部咨。行司道府會議前來。又採訪輿情。考稽舊籍。其亟應議減刪除者。有八

焉。一全滇屯官田畝之糧過重宜減也。按明初沐氏鎮滇。置設衛所。將三分軍爲差操。七分軍爲屯田。卽徵租以養軍。又有名爲官田者。給指揮等官爲俸食。聽其招佃收租。計官屯田地。每畝科租自二斗至四五斗不等。較民賦之每畝三四至五六七八升不等者。則十數倍矣。蓋當年以軍養軍。原非上倉糧米。猶之佃民之納租於田主也。迨我

朝開滇以來。兵威震疊。將明時指揮等官。裁爲廢弁。軍餘改爲編民。其時吳逆暗握邊權。按昔日之租額。改爲正供之糧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每年業將未完分數職名。疊次冊報

題叅。降革罰俸。勒限嚴催在案。計自康熙二十一年起。至二十六年止。新舊帶徵。共計未完丁折銀六萬二千九百八十餘兩。未完米麥穀豆一十三萬四千五百七十餘石。差檄交催。法盡計窮。究竟完報無幾。豈真官吏罷玩。軍餘抗逋者乎。總緣屯官田地。與民田接壤相攙。其地利高下。天時雨澤。人力播種。凡事皆同。而糧賦重輕各異。况雲南原係山土瘠薄之區。刀耕火種之

地較之蘇松膏腴田地。所稱財賦半天下者。額重亦不至此。大爲官民交困。今議將新舊裁併屯賦錢糧。除草場地租馬場人丁學租照舊徵收外。其實在田地。照分歸州縣民賦上則例起科。計實徵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三兩零。正耗米二萬三千七百二十一石零。正耗麥三千四百一十六石零。應於全書內更改者也。一黑白二井鹽課過重。宜減也。查全滇鹽政考內。鹽井有九。除阿陋等六井。年該課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六分。井小課少。辦納猶易。不議外。查

明時黑井額課二萬六千六百餘兩。白井一萬五百餘兩。琅井二千四百餘兩。此辦課之舊額也。自投誠僞總兵官史文開報黑井課銀九萬六千兩。每斤徵銀一分六釐。白井課銀二萬八千五百六十兩。每斤徵銀八釐。琅井課銀九千六百兩。每斤徵銀六釐。此係明末亂時。額外橫加。較原額不啻數倍矣。滇之竈戶。從井汲滷。始用鍋煎。其柴薪背負肩挑。人力工本。所費旣繁。又復加以重課。則竈困矣。行鹽之商。率皆朝謀暮食之人。非若淮浙巨商。挾重資而行運也。且

駝運於崇山峻嶺。脚價倍費。豈能損本而賤賣。則鹽價貴。而夷猺遂有經時不知鹽味者矣。卽如浙鹽課價。上則每斤不及二釐。下則不及釐許。又如附近之川鹽。每斤只完稅六毫八絲。同一鹽課。何與滇省之課。輕重懸殊若此也。又查山東福建四川貴州廣西等省。雖省分大小不同。鹽課多寡不一。而滇省僻處天末。環夷褊小之區。不惟不能與小省之課同例。而乃倍多於大省。此滇民之甘心食淡。地方官之不能督銷者。職此故也。今議以黑白二井。照琅井每斤六

釐之例。黑井除減川額外。歲徵銀三萬三千八百四十兩。白井徵銀二萬一千四百二十兩。琅井徵銀九千六百兩。并阿陋等六井。徵銀一萬六百四十九兩三錢六分。共課銀七萬五千五百九兩三錢六分。遇閏。加銀六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四分零。應於全書內更定者也。一開化府之加糧過重。宜減也。按開化僻處萬山。界連交岡。猺夷環雜。向隸臨安府轄。九土司中之王弄安南教化三長官司地也。明時分隸蒙自阿迷師宗維摩等州縣。於康熙四年。土酋王朝等



作叛。吳逆勦平。編爲八里。委署臨安知府曹得爵。勘丈額田七百五十九頃三十五畝六分零。不照民田科則。每畝科米一斗六升三合。共科正耗米一萬二千八百石四斗五升三合零。載入全書。查通省民糧。惟河陽縣上則田。每畝徵米八升一合零。爲滇省最重糧額。今開化比河陽又加一倍。昔年未設府以前。在蒙自等州縣。每畝不過二三升。及改府之後。驟加如許。同是此項田地。不過改州隸府。何致今昔懸殊。夷民苦累。今議將開化府錢糧。除人丁條編差發課

程商稅等銀。照舊徵收外。其原額田。酌量改照河陽縣之例。共徵本米六千二百一十三石八斗一升二合一勺九抄。每石仍帶耗三升。應於全書內更改者也。一元江府新增銀米過浮。宜減也。按元江舊置土府。地處極邊。四面環夷。種類迥別。地皆崎嶇山谷。田畝免丈。每年認辦米一千九百三十石二斗一升零。地畝銀二百二十兩一錢九分零。附額徵花斑竹差發二項。共銀六百二十一兩一錢七分零。商稅銀三十五兩二錢。自改建流府。編爲六里。其時官兵駐防。

糧運不繼。吳逆遂令暫爲設法。於額糧之外。新增米四千七十石二斗一升零。地講銀五千五十三兩二錢三分六釐。茶商稅銀一千六十四兩八錢。普洱無耗秋米一千八十四石。浪媽等六寨地租銀二百八十五兩。查元江屢遭殘破之後。熒熒子遺。何能辦納驟加數倍之糧。遂致荒殘愈甚。今議將該府夷種。除原額銀米商稅照舊徵解外。其新增銀米各減一半。實徵新增并原額米共四千五百六十五石二斗二升零。地講浪媽并原額差發等銀共四千六百一十

兩四錢九分零。應於全書內改正者也。一通海縣夷種。及南安州附徵裁併礮嘉縣條編。宜減也。查通海縣六寨田地五十七頃七十二畝零。額徵糧一百六石五斗九升三合。每石科銀三兩七錢六分有零。較該縣民賦實重三倍。夷民困苦難堪。今議照新定民例科則。實徵銀一百一十二兩六錢二分零。米八十三石二斗九升零。麥二十三石三斗零。以昭畫一。礮嘉縣原額田四十八頃八十八畝三分零。共徵秋糧一百三十石五斗六升四合零。每石編銀四兩二錢

四分零。共徵銀四百三十九兩三錢九分零。較全滇之額。固屬偏重。今既歸南安州附徵。應將碯嘉縣條糧。照該州每糧一石。編銀一兩四分零之例。實徵條銀一百七兩六錢七分零。米一百三石五斗六升四合零。均應於全書內刪改者也。一麗江土府失額銀米宜免也。查麗江界連吐蕃。古稱荒服。原額米七百七十四石一斗三升零。麥一千六百三十九石五斗六升零。地畝銀二百七十五兩三錢五分零。外認納條編銀五百三十兩一錢。後因蒙番出犯。將該府所

轄金沙江外中甸地方侵佔。其中甸等處。額徵米一百四石六斗八升零。麥四百五十八石五斗一升零。已於康熙十年。

題豁免徵。迨吳逆反叛。又將金沙江以內喇普地方。割送蒙番。該秋糧二百石。編銀六十六兩四錢三分。久經無徵。該土官賠補。將來賠累無窮。且未便將無地之糧。仍載全書。况中甸業經免徵。則喇普亦應援免。今議應於全書內刪除者也。一建水州無藝之徵。宜革除也。查明時設臨元叅將一員。將日用等物。派諸夷民。計歲派村

寨年例銀九十二兩。及子花。檳榔。核桃。松子。木耳。乾筍。蔴子油。月柴。每年變時價銀二百三十四兩四錢一分零。又派馬料八十石一斗零。高粱二石。原非正供錢糧。實係私派橫徵。因吳逆搜查。投誠知府范應旭。呈報邀功。遂編入額。豈可因仍陋弊。今議應於全書內刪豁禁革者也。一無徵之場課宜豁也。查新平縣明直銀場。易門縣老場銅廠。自明至今。開採年久。今苗斷礦絕。商匠逃散。課稅無徵。官民賠累不堪。經臣援詔具題。部議未允。但礦廠非同田地。有耕有穫。錢糧易

辦。此乃全憑造化。有無難必。今既銅老山空。而課稅不免。節年俱係各官捐賠。但年復一年。焉知不派累小民。豈可以賠補之項。刊載全書。今議將新平之明直場課銀三百三十兩九錢六分。遇閏加銀二十七兩五錢八分。易門之銅課二兩。老場爐課銀二十一兩六錢。一併於全書內除免者也。以上各款。如屯賦之太重。乃明時之相沿。但時異勢殊。軍旣爲民。衛所旣併州縣。而壓欠歲積。官民交累。又如鹽課之過重。商竈困於徵輸。夷民苦於淡食。又如開化之加糧。元

江之新增。乃吳逆邀功橫徵。麗江之喇普失額銀米。係吳逆割送蒙番。以及建水之私派。亦係吳逆搜查貽累。通海南安二州縣之重糧。又新平易門之明直老場。荒廢賠課。今當更造全書。聖諭諄諄。惟恐一夫不獲其所。此正邊境黎民解倒懸之日也。臣遵

旨會同經管錢糧諸臣。再四參酌。敬陳各條。恭候聖裁。以垂久永。再照石羊等廠。歲有額課。但苗礦之有無。實難期永遠。今雖造報。似應列入全書。仍照舊每年將抽獲之課稅冊報銷。尋奉

旨俱如所奏。於是民慶更生。其他撫綏善政猶多。而此事為最。二十八年。陞兩廣總督。首重學校。通飭兩省學官。倡率捐俸修葺。文教大興。水陸鎮營。相險設防。清除奸宄。盜風漸息。二十九年。南海順德。新會。開平。香山等縣。因里長欺凌。籲請設立新圖。琳為會題允行。三十五年。粵省饑饉。琳率先捐俸賑濟。禁止畧買人口。及私抽穀稅。彼此遏糴諸弊政。并閔香謀陷等惡俗。三十九年。令總兵官唐光堯等。統兵勦瓊州黎人。黎首王鎮邦等投誠。四十年。大水潰決堤岸。琳竭力築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救。水平。是年連山獠人蠢動。侵擾州縣。

朝廷命將軍嵩祝來粵統兵平定。琳以逆獠反側不常。當爲善後之策。因具疏條陳。言臣查連州所轄油嶺等三大排。以及香爐山。大鶯新寨。鍋蓋山。上砵。望溪嶺。馬頭髮。各小排。連山所轄軍寮等五大排。以及鷄公背。牛路水。八百粟。天堂。冷水冲。龍水。尾山。猪豹嶺。尾寨。新寨。大坪。魚賽冲。六對冲。大坪冲。水甕尾。茅田冲。各小排。周圍約計四百餘里。俱係崇山峻嶺。鳥道羊腸。於中難以建設縣治。如連州之油嶺。行祥。橫坑。三排。皆

距州城約四五十里。連山之軍寮排。距縣城二十餘里。馬箭排。亦距縣城二十餘里。火燒坪排。距縣城二十里。大掌嶺排。距縣城十里。八崗排。距縣城約二十里。向來就近分管。今若割而爲一。鞭腹尤長。卽添設縣令。一時未諳獠情。不無顧此失彼。計其田地。共稅五十三頃二十一畝。零。官民夏米一百五十二石二斗零。餉銀二百三十八兩三錢七分零。丁口銀一十五兩四錢五分零。皆在全書原額地畝丁口之內。如連山五排稅畝。據縣申稱。係獠戶買受民間田地。與

民一例徵輸。尤非徭排境內地土。若另設一縣。錢糧爲數無多。不敷一邑俸工等項之用。臣等管見。莫若仍歸連州連山管轄。惟請於附近徭排適中地方之三江口。建立寨城。安設官兵。統率控馭。查有廣州府海防督捕同知劉有成。實心任事。敷政宜民。上年十月。隨師赴連。復委兼攝連山縣事。稔知徭地。續又入排撫諭。熟識徭情。以之文兼武備。管領把總一員。兵丁一百名。爲理徭同知。駐於三江口。不時入排巡察化導。宣講。

聖諭一十六條。使知孝悌禮義。恪遵

國法。各務本業。以杜非爲。然廣府距連千有餘里。該同知所屬十七州縣。海防督捕事務。不能兼管。請將連州。陽山。連山。三州縣捕務。仍歸該同知就近管理。其番禺。東莞。龍門。增城。從化。新安。花縣。七縣海防督捕。議歸廣州理事同知佟銘管理。南海。順德。香山。新會。新寧。三水。清遠。七縣海防督捕。議歸廣州通判蔣宗瑜管理。緣廣州地方襟山帶海。盜賊易於潛藏。俾各員分管。以專責成。是官不另設。而任使各得其宜矣。再查

連州原設有連陽一營。額兵六百八十二名。遊擊統領。分防連州陽山連山三州各處汛守。不能兼顧。猺排。今須三江口添設一協。居中彈壓。仍分撥官兵。於各排要口之鐵坑。長塘。大拱橋等處。嚴加防範。臣等會商提臣殷化行。將韶協裁去。所存官兵。改歸三江。因韶協與右翼鎮同駐韶州。分防韶屬各縣。以及廣屬之清遠連陽花縣等汛。今韶協議裁。而該協原防各汛。統歸於右翼鎮標防守。查該鎮有貼防花縣汛兵三百五十三名。高灘汛兵二百八十名。俱應歸還

鎮標。以便派防。韶協原管各汛。其高灘汛守。歸之連陽營。花縣汛守。歸之廣州鎮協。又查始興營。設有守備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額兵一百七十五名。屬南雄協所轄。駐劄始興縣城。并分防始興江口。查南雄協駐劄府城。止分防保昌縣各汛。則始興營相應裁去。官兵歸於三江口新協。其始興汛守。統歸於南雄協派防。袁益通融。均屬妥便。第韶協原設額兵九百二十三名。始興營額兵一百七十五名。共兵一千零九十八名。今雖改歸三江。不敷防範。除左右二翼



鎮及廣州協南雄協連陽營已議添防汎守不  
派外應於廣東將軍督撫提鎮各標協營馬步  
守兵之內均勻派出一千零二名內將九百零  
二名歸於新協共合二千之數其餘一百名歸  
於同知管束但恐派出各兵未知猺徑應令各  
標協營照依所派之數汰除老弱將名糧移歸  
新協就於連陽鄉勇中考驗人力強壯技藝嫻  
熟者頂補因鄉勇即係該地居民素識排內情  
形平時各守村庄防範猺人若募之入伍是使  
益加奮勵而汎守倍嚴矣今三江新協既議設

兵二千名應設中軍都司一員守備二員千總  
四員把總八員除韶協都司一員守備一員千  
總二員把總四員始興營守備一員千總一員  
把總一員改歸新協尚應添千總一員把總三  
員分為左右二營令新協統率該協仍兼轄連  
陽營統隸督提管轄其新協副將員缺查有春  
江協副將錢嘉弓馬雖屬平常然能整肅行伍  
訓練士卒自上年十一月委署韶協事務防範  
維嚴且又入排撫諭深悉猺情以之調補新協  
副將實屬人地相宜可收指臂之效此副將錢

嘉同知劉有成。如三年之中。果能交相砥礪。潔已奉公。興行教化。訓練弁兵。地方安堵。民猶樂業。臣等稽其事實。照福建臺灣之例。保題。應否卽陞。是出

睿裁。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下部議。悉如所請。自是無復寇奪。商民

晏然。四十二年卒。

予祭葬如典禮。粵人思其功德。崇祀名宦祠。

石文晟。石琳長兄。二等侍衛。綽爾們之長子也。由監生通籍。康熙三十年。任山西平陽府知府。

值歲奇荒。文晟刻狀請賑。躬設粥廠以食餓者。遠地不能就食者。親為按視。戶給升合。饑民得延殘喘。會禹門造船。河南運米。上司檄平陽協濟。所費不貲。民困已蘇。次年大同養馬。派運穀草三十五萬束。文晟慨然曰。民不堪命矣。遂馳謁當事。泣陳平屬偏苦狀。聞者動容。事乃得罷焉。賑荒免草兩詳文。傳布民間。至今感之。尋陞雲南貴州布政使司。三十三年。陞雲南巡撫。三十七年。請定元江。開化。廣南。廣西。四府。照粵西烟瘴地例。於滇省郡縣中。選擇廉能素著。熟悉

風土者調補。又請分別三逆及孫延齡屬下脫逃人員。將情罪可惡。法不容恕者。指名嚴拿。其餘悉令免緝。偽標下士卒。在逃者。已免查拿。其歸順者。令墾地輸糧。子弟准一體應試。人心大安。又請改北勝州爲永北府。管攝土司。舊順州地方。裁屬鶴慶管轄。相去甚遠。亦改歸永北府。四十三年。調廣東巡撫。一切錢糧火耗。折色米價。雜項差徭。及派取芽茶白蠟等弊。通行各府州縣。盡行革除。嚴禁屬員餽送。以飭官方。平時作興文教。遇鄉試核減卷價。優恤士子。招撫山

蠻巨寇。地方寧謐。黎民樂業。尋陞湖廣總督。廣東人思其德。崇祀名宦祠。

石文炳。一等伯石廷柱第三子和碩額駙華善之長子也。順治十八年。石廷柱卒。文炳以孫承襲伯爵。康熙十二年。補授叅領。十三年。授直隸援勦總兵官。十七年。補正定總兵官。二十一年。擢副都統。駐防杭州。二十三年。陞正白旗漢軍都統。二十八年。任福州將軍。居官鎮靜。整飭旗員。訓練甲士。號令嚴肅。旗丁無敢恃強。勾奪。生事擾民者。聞。并悅服。三十三年。復補正白旗漢

軍都統赴京師道卒。閩人爲祠祀之。

于時躍漢軍正白旗人。初任部曹。累官至陝西按察使。聽訟明允迅速。案無留牘。訟畢卽行遣歸。百姓稱之曰于不落店。秦俗稱健訟人爲銳頭者。多抗撓不法。從前理訟者畏其健。常寬縱之。時躍力矯其弊。以爲寬此而坐民非法也。犯卽坐之。彊者股栗。全秦官吏相戒無犯法。差徭租賦悉爲輕減。十二年陞廣西巡撫。十三年遣官兵擒斬賊渠僞義寧伯龍韜。十五年僞晉王李定國遣其將閆維龍曹延生等攻陷橫州。防

守都司趙連城以官兵衆寡不敵退屯貴縣。時躍遣兵會同總兵官馬雄兵馳援。賊棄城遁去。遂恢復橫州。俘斬甚衆。得

旨嘉獎。十八年以功加右都御史銜。旋陞廣西總督。卒後崇祀陝西名宦祠。

李士正漢軍正白旗人。初由京職。外轉至浙江布政使。解任歸京師。康熙二十年。

特授江西巡撫。是年冬調廣東巡撫。時廣東初設八旗駐防。猶襲平藩餘習。士正經營措置。撫輯勞來。俾兵民分域寧居。次第復業。平時正已率屬體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恤輿情。嚴捕寇盜。訪察奸頑。修葺層樓。以資守望。時花山積盜。年久未淨。特請設治立伍。以奠巖疆。疏言廣東花山一帶地方。爲番禺南海三水清遠從化英德增城等縣錯壤交界之所。綿亘五百餘里。久爲藏奸之藪。自逆藩尙之信僭竊以後。擅立王庄名色。分佈黨徒。佔踞田土。因有本地奸人。憑依附和。聚爲盜賊。劫掠公行。莫敢過問。當逆藩伏法時。幾至交結爲亂。後經前撫臣金僑與提督臣侯襲爵遣兵進剿。先已報明。但緣此地係深山疊嶂。茂箐密林。潛藏叵測。

積有年所。勦則逃遯。而踪跡難追。撫爲故事。而間或復合。以致根株未能盡淨。迄今仍復竊發。據番禺縣里排胡承璉等呈開。賊首雖已就擒。餘孽仍肆荼毒。現今賊夥黃盛和江伯興等。見住車頭墜屋源水柴山等處。招集亡命。謀作非爲。呈懇速調防守。又據士民黃士龍等條陳。謂花山地方延袤。其間地名。有車頭墜曹洞沙帽嶺屋源水正逕鍾村沙蜆三扶田黃竹湖塘鋪等處。率皆萬山重叠。路逕險僻。自古及今。積賊難除。若圖淨盡根株。必須專設縣治。佐以師旅。

於適中之處。控制要害。庶爲久安等因。臣思花山爲粵省廣州府之靠山。相距不滿百里。而山之西北南三面。又爲官民商賈孔道。圍繞而行。五百餘里。數十年來。劫掠不時。行旅避之。百姓畏之。因卽會商督臣吳興祚。提臣侯襲爵。選委驛鹽道僉事李毓棟。廉州府同知李文獻。臣標右營遊擊岳彩鳳。帶領効用各官標營兵丁。乘此農隙之時。前去萬山之中。相度形勢。要害山口。或兵百名。或五六十名。劄駐。又通行環山七縣印捕各官。從頭清查。編立保甲。其中查有賊

盜之徒。頑野之輩。或緝拏法治。或甲長收管。或安插食糧。則一時盜賊消弭。而地方得以寧謐。但善後久安之策。誠如番禺縣士民之條陳。必需專設縣治。於適中之地。控制要害。且其山遼曠深遠。水土肥饒。割數縣逋糧之地。招山野愚頑之人。建城而守。設官而治。久安長治之道。莫善於此。併設營汛。約官兵八百餘名。以遊擊領之。協同彈壓。則道路漸闢。荒山漸墾。人烟漸多。戶口漸增。盜賊自漸息矣。且花山逼近省城。自此省會重地。可保無虞。周圍沿山大路。商賈行

旅可無戒心。嶺南一帶長得廓清矣。此臣一得之愚。爲地方起見。如蒙

俞允。當此軍需殷繁之日。錢糧亦不取之公家。其城垣止需土築。藉周圍各縣之民力可成。其城樓堞口。宮室廟貌營房。議於本省開照各項捐納事例。一年不煩別措而功可成矣。臣謹會同兩廣督臣吳興祚等。合詞密

題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議覆施行。尋經部臣覆准。設立花縣。粵地以安。又以兵燹後。文風不振。創貢院。修學宮。

多方訓迪。士習翕然改觀。二十六年回京。廣東人思其德。歿後崇祀名宦祠。

宜思恭。漢軍正白旗人。初任湖廣茶陵縣知縣。苞苴不入。囹圄常空。清欺隱。革橫派。葺學校。建義館。累陞江蘇布政使。緣事革職。康熙五十七年。起補河南布政使。十一月。擢廣西巡撫。五十九年卒於官。

賜祭一次。祭文稱其性行純良。才能稱職。服官年久。素有勤勞云。茶陵人思其德。崇祀名宦祠。

楊文乾。漢軍正白旗人。湖廣總督楊宗仁子也。

康熙五十三年。任山東曹州知州。性英敏。人莫能欺。遇事明決。抑豪強。扶良善。每朔望令鄉約宣講。

聖諭。復親為勸誡。徵收錢糧。催科有法。人皆急公。聽訟獄。案牘立具。無稍留滯焉。倡議捐貲。重修文廟。堂陛煥然。曹地高下相間。遇有大水。民多患之。疏濬引河。歸入賈魯舊河。水患無虞。累遷至廣東巡撫。卒於官。曹州士民崇祀名宦祠。

八旗通志初集卷之一百九十七  
名臣列傳五十七

正白旗漢軍名宦大臣二

蔡毓榮



蔡毓榮字仁菴。漢軍正白旗人。原任漕運總督。蔡士英之次子。順治十三年。任牛彖章京。旋以才能拔補刑部理事官。兼本旗甲喇章京。擢京畿道監察御史。康熙元年。陞秘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年九月。陞刑部右侍郎。尋轉左。七年十二月。遷吏部右侍郎。未幾仍轉左。九年四月。聖祖仁皇帝特簡總督四川湖廣。駐劄荊州。十一年九月。疏言川湖二省移駐弁兵。既經安插。卽同土著。伊等子弟有讀書者。似應准其入籍考試。事下部議得。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旨如所請。十二年十二月。飛疏馳奏。言雲南貴州總督甘文焜手書與臣。密報吳三桂反。臣隨調沅州總兵官崔世祿等。疾赴貴州守禦。令彝陵總兵官徐治都。永州總兵官李芝蘭。各率兵繼進。復慮楚省兵單。檄汝南總兵官周邦寧赴楚應援。下兵部知之。十三年正月癸酉。疏報賊兵已抵清浪衛。逼近沅州。亟請大兵馳救。

聖祖諭令提督桑額領兵疾馳赴沅。協同固守。大兵卽至。庚辰。疏報賊於十二月二十九日陷沅州。總兵官崔世祿被執。澧辰路梗。先是

聖祖已命都統巴爾布等率禁旅先驅。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爲寧南靖寇大將軍。統大兵繼往征勦。至是復於所領兵內。每佐領先出驍騎二名。以都統一員領之。繼巴爾布之兵。速往荊州。并令都統巴爾布。護軍統領伊爾度齊。額司泰等。於所領護軍內。簡選肥馬。以護軍統領一員領之。繼前鋒統領碩岱之兵。並馳赴荊州。二月辛丑。加毓榮兵部尙書銜。以從前招民議敘也。丁未。疏報吳三桂遣僞總兵楊寶應犯常德。其父原任廣東提督楊遇明家於常德。遂爲內應。知府翁

應兆從逆。常德潰。壬子。疏報吳三桂兵至澧州。城守官兵以城叛降於賊。提督桑額總兵官周邦寧自常德還至澧州城外。以孤軍不能迎敵。退回荊州。乞大兵星馳剿禦。甲寅。疏報長沙副將黃正卿叅將陳武衡以城叛降於賊。巡撫盧震棄城遁。三月壬辰。疏報襄陽總兵官楊來嘉據穀城叛。副將洪福亦叛。四月。吏兵二部會議。蔡毓榮聞吳三桂反叛。不能安民心。固疆圉。又不令提督桑額往守常德。致常澧長岳相繼陷賊。應革職。雲南貴州總督鄂善既奉

命與蔡毓榮公議軍機。地方失守。罪亦難追。應降五級調用。得

旨。蔡毓榮革職。鄂善降五級。俱留任戴罪圖功。八月己未。

聖祖諭兵部。王師進剿湖南。須用綠旗官兵。總督蔡毓榮管轄通省。可率所部兵隨王師協力平定地方。是月。毓榮報丁父憂。

特命在任守制。旋報吳逆賊黨盤踞南漳縣天門寨等處。遣襄陽總兵官劉成龍分守下荆南道叅政石琳率領官兵攻剿。斬殺賊衆。獲馬騾器械安

撫各寨洞。九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出犯南漳。官兵奮勇力戰。大敗賊衆。陣斬僞弁兵。因獲僞劊器械等物。並下部議敘。十月。奉

命率兵會同都統范達禮等。協剿楊洪二逆。旋奉

命赴岳州會剿湖南。俟大兵平定湖南。仍進剿楊洪二逆。十四年正月壬午。毓榮疏報南漳縣點子龍虎等洞寨。僞都司夏之琪等。率兵民三千三百餘名投誠。下兵部知之。尋以吳逆賊兵固守岳州。暫停進取。奉

命以所部官兵仍回荊州。二月。疏言賊船往來長江。狡

謀叵測。請令候補副將華善爲岳州水師副將。設兵一千五百名。尙之禮爲荊州水師副將。設兵一千名。各爲左右二營。以資防禦。

詔從所請。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犯南漳縣。襄陽總兵

官劉成龍擊敗之。斬僞都司陳國俊。焚賊屯糧。逆衆盡遁。又疏報三月初九日。襄陽總兵官劉成龍進剿叛鎮楊來嘉。逆黨僞總兵陳宗啟等。於馬良坪。燬其巢。並下部議敘。七月。吳逆僞將軍張以誠。王會等。勾連叛鎮楊來嘉等。侵犯南漳。毓榮會同都統宜理布。分率滿漢官兵奮勇

鏖戰陣斬賊兵三千有奇。九月丁亥，寧南靖寇。大將軍順承郡王勒爾錦疏請設綠旗精兵七千名，分爲援剿二營，設二副將統之。

詔從所請。其副將等官聽會同該督酌選才能補用。尋

令二營援剿兵俱聽毓榮管轄。十五年正月，毓榮疏報副將四什六等破叛鎮楊來嘉於黃寶山，殺獲無算。九月，疏報叛將洪福等出犯均州，駱駝嶺地方，副將四什六等率滿漢官兵破之。追至芝河，大殪賊衆，奪回難民，並下部議敘。十七年三月庚子，安遠靖寇大將軍貝勒尙善請

調綠旗兵五千入湖破賊，奉

旨令毓榮率標兵三千，并荊州隨征綠旗兵二千，馳赴

岳州，與尙善協力攻取岳州。閏三月，疏報叛鎮楊來嘉等雖經剿除，餘孽未靖。臣隨遣襄陽總兵官劉成龍招撫僞官兵丁共五千八百餘名，下部議敘。六月，毓榮兵至岳州。初三日，同討逆將軍鄂內等進泊柳林嘴君山二處，賊兵乘風齊來。毓榮等令各路兵船分道迎擊，用礮擊沉賊船，擒斬僞官兵丁，獲鳥船及僞劊器械等。是年，吳逆病噎膈，死於衡州。賊兵敗退，猶據險相

八旗通志 卷二百九十七  
拒毓榮疏言大兵進取辰龍關必由楓木嶺一路齊進請專責一人總統至是議政王大臣等以蔡毓榮周有德二人請

旨簡用。

聖祖命毓榮爲綏遠將軍。

賜勅諭曰大兵進剿雲貴各路綠旗官兵必須專責一人總轄調遣始克允濟特授爾爲綏遠將軍總轄常德武岡等處所有各省調撥官兵及湖廣全省綠旗兵馬聽爾酌量調度前進底定疆圉總督董衛國周有德提督桑額趙賴周卜世俱聽爾節制一切平定

雲貴及剿撫事宜惟爾專責至楚中現任文職官員聽爾遴選賢能携赴軍前調用如有能備芻糧克濟軍機及官兵有能首先奪關冒險直入擊敗賊衆者爾卽開列勞績具疏奏聞論功加等議敘如有臨陣退縮運糧遲悞者副將知府以下各官卽以軍法從事其以上各官指名飛章叅劾從重治罪水陸兵將不相習者爾卽具奏酌行更調爾定期恢復地方將破賊事宜密行知會廣西陝西等處王將軍提督等齊乘機會而行爾須嚴督兵將相機前進力行剿除毋得遲悞坐失時會仍嚴加偵探毋致疎虞爾膺茲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重任。宜摠忠竭力。籌畫周詳。勦撫兼施。早奏膚功。以副朕簡擢至意。十九年二月十三日。我兵取辰龍關。抵辰州。毓榮疏報恢復銅仁府瀘溪。溆浦。麻陽三縣。得

旨嘉獎。下部議敘。八月甲子。疏請招撫逆賊吳世璠。兵部議從其請。

聖祖切責之。旋疏報叛鎮馬承蔭遣偽總兵劉應龍。擁衆駐扎梅寨地方。貴州提督趙賴遣官招撫。劉應龍親率所部。呈繳偽劄來降。是月。滿漢官兵進取貴州。定遠平寇大將軍固山貝子章泰疏

言。蔡毓榮奉有調遣漢兵之

旨。今進取貴州。滿漢既已合兵。若各自調遣。彼此不相知會。恐於事機無濟。

聖祖特諭蔡毓榮進取貴州。凡屬軍機。俱關白大將軍商酌行之。九月。毓榮疏言。臣已統兵入貴州境。恐大兵進征之後。內地兵單。請調提督徐治都駐常德防守。

詔從所請。時瀘州永寧敘州諸處。俱爲賊陷。已降之總兵譚洪等復叛。夔州府民亦變亂。徐治都奉旨會同將軍噶爾漢等勦賊。乃令襄陽總兵官劉成龍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往鎮常德。汝南總兵官周邦寧往駐襄陽。十月。毓榮同大將軍等領兵前進。抵鎮遠府。僞將軍張足法、楊應選等夜遁。恢復府城。十一月甲申。毓榮疏報山西提督周卜世等。於本月十四日進兵。攻奪塘頭隘口。十五日恢復思南府。得旨嘉獎。並下部議敘。二十年春二月。大兵嚮雲南省城。三月。毓榮等疏報。臣等統兵先後至雲南省城。營於桂花寺。二月二十一日。逆孽吳世璠遣僞將軍胡國柄等率馬步兵萬餘人出城。列象陣拒戰。我兵分隊進擊。自卯至酉。大敗賊衆。追至

城門。陣斬僞將軍胡國柄、劉起龍及僞總兵九員。生擒六百餘人。獲甲仗旗幟馬匹無算。十一月。逆孽吳世璠自殺。逆黨以城降。雲南平。疏

聞。

聖祖特諭吏兵二部。總督蔡毓榮率兵勦賊。直抵雲貴。勞績茂著。可復其原官。二十一年六月。

特授雲南貴州總督。加兵部尚書。雲貴督標。向設四營。兵四千名。毓榮以總督節制兩省險要之地。况當新復之初。苗蠻錯處。非設重兵。不足以資彈壓。八月。疏請照各省總督設立五營。



詔如所請。九月。又疏言。金甸在金沙江之外。舊係麗江土府所轄。從未安設兵汛。自吳逆謀叛。將地方割與蒙番。爲交好之計。通商互市。今互市雖經禁止。而蒙番所設喇嘛營官。尙未撤回。欲議設兵撥防。必驅其人。復其地。而後可。據土知府詳稱。願遣土人進藏。致書達賴喇嘛。宣示

聖天子德威。令歸還原地。似應如所請。藉此往回之間。寢彼番日前狡謀。備我師進取實計。部覆如所請。初。吳逆鎮滇。特設十鎮總兵官。平定之後。俱就芟除。營協荒缺。汛防空虛。十月。毓榮請酌定

全滇營制。疏言。滇省東接東川。西達猛緬。北拒蒙番。南達安南。四圍邊險。而中間百蠻錯處。如裸羅。棘民。野苗等。種類繁多。最爲叵測。故無在不須控馭之兵。臣等量地設防。從長佈置。分扼要害。然後可經久無患。如迤西舊設三鎮。內鶴麗一鎮。逼臨西域。控制金江。獨當一面。自應復設。仍駐鶴慶。永順一鎮。守在天末。地交緬甸。並屬要區。自應復設。仍駐永昌。查永順鎮兼轄之騰越一協。順雲城守一營。今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鶴麗鎮江汛綿邈。緊隘甚多。設兵二千四

百。僅足濱江守禦。二郡彈壓。其他要汛。勢難兼顧。查劔川州。逼近石鼓一帶地方。界接蒙番。爲迤西藩籬要地。應設協守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劔川。聽鶴麗鎮兼轄。永北一鎮。原由楚雄蒙景。改爲鶴麗。永北旣又由鶴麗分爲永北。彼時楚雄設有援勦前鎮。洱海設有援勦後鎮。故永北鎮與北協同駐州城。今援勦鎮營旣裁。則楚雄乃迤西九府咽喉。且左有蒙化。景東。右有姚安。接通建會。而楚屬南安等處。又係野賊剽劫之鄉。誠爲喫緊。應以

永北鎮改爲楚。姚蒙景鎮。移駐楚雄。控制姚安。景東。蒙化。以北勝協改爲永北協。仍駐北勝州。控制永寧土府。並歸鶴麗鎮兼轄。其洱海當迤西孔道。楚雄蒙景鎮。統轄四府。鞭長不及。若非另設官兵。則一路塘汛虛懸。而地方曠野無備。應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劔洱海。聽楚姚蒙景鎮兼轄。迤東舊設四鎮。內開化一鎮。向以羈縻之域。改爲節制之區。叢山深箐。接通交趾。自應復設。仍駐開化。臨元。澂江一鎮。當四達之要會。控三府苗蠻。自應復

設仍駐臨安。查開化鎮向無兼轄協營。臨元澂江鎮兼轄之元江一協。新習守備一營。合遵部議復設。無庸更議。曲尋武霑一鎮。向駐尋甸。控制曲武二府。霑益一州。彼因汎廣隘多。土司黠悍。故武定仍設援勦左鎮。曲靖仍設援勦右鎮。今既奉裁。則曲靖乃黔楚通衢。滇中東北門戶。應將曲尋武霑鎮移駐曲靖。但自曲至尋。一路險僻。自易隆抵普安衛。數站要衝。而尋城密邇東川。有樹撒秧田空山伊吾打烏等十數隘口。俱關利害。雖有兼轄之尋霑遊擊一營。而霑汎

荒廣。猶苦兵單。計合鎮營之兵。不能兼顧。武定接通建會。有他頗普度撒馬等隘。而祿勸則連撒甸猓羅。元謀則通金江。有亦資等隘。亟須守險。且武汎上至祿豐。接楚雄之塘。下至安寧。接雲南城守之塘。若不另設官兵。何以分汎。應亟設叅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名。駐劄武定。并聽曲尋武霑鎮兼轄。廣羅一鎮。原駐羅平。控制廣西廣南。均屬要地。但前六鎮既已難裁。故臣等於無可裁之中。仰遵

廷議。酌量裁此一鎮。惟是各鎮勢難兼併。而一州

二府境土遼濶。且羅平路通黔粵。汎接安籠彌勒十八寨。為土夷之藪。時有跳梁。應改設協守副將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一千二百名。仍駐羅平。兼控廣西。其廣南瘴癘之區。直接泗城思恩等處。而皈朝皈順富州一帶。儂人野類。叛服不常。且由皈朝以達架村。直通交趾。協兵未能兼制。應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把總六員。兵八百名。駐劄廣南。聽廣羅協兼轄。此又視鎮兵較減。而於各地方必須者也。以上除六鎮暨原設協營之外。凡應改設增設官兵。皆臣

等審量形勢。萬難缺少。且雖有增設之名。而較之滇省舊日官兵。已多減省。亟請

聖恩特允。臣等所請。早定經制。於以建威消萌。久安長

治無難矣。疏入。下部議。並如所請。毓榮在雲南撫綏甚力。其尤關係地方者。有籌滇善後十疏。一曰請蠲荒賦。言滇為逆踞。竊有八年。自

王師南征。遺黎飛芻輓粟。黽勉急公。今弊政悉與革除。康熙二十年夏稅。已蒙蠲免。然積患既深。療治匪易。去歲軍糈召買。米價日貴。賠累日多。買價已倍於正供。運費更浮於米價。每運米一

石輒費至二三十石不等。每協夫一名。月需工食銀十數兩。數月之間。斗米三兩。無從購買。迄今人無粒食。野有餓殍。觸目憂心。救時無策。伏查順治十六年開闢雲南蒙

世祖章皇帝蠲免錢糧。復發帑金賑濟。滇之父老。猶有能言之者。今日之引領待命。固急於開闢之時。自逆賊踞滇。按地加糧。按糧徵兵。播虐萬狀。民不勝苦。廢田園。轉溝壑者。已過半矣。及我兵深入以來。築壘挖壕。環營列柵。近郊阡陌。悉作戰場。遍野榛蕪。徒堪牧馬。重以逆賊四散潰奔。如

馬寶。夏國相。尤廷玉。王緒。胡國柱等。所至輒屠其人。火其居。掠其子女。殺氣蒸爲疫癘。死於刀鋸。又死於疾病。夫有人斯有土。未有戶口。旣非而田疇無恙者。今二十年秋糧。二十一年夏稅。暨兩年條編銀兩。凡係成熟之地。現在之丁。民旣不遺餘力矣。其各府州縣衛所申報無徵地丁。若復按原額追呼。則滇民旣無賑卹之恩。而反得包賠之累。勢必使未復業者聞風裹足。已復

業者馴至逃亡。相應亟請蠲除。陸續招徠開墾。二曰請制土人言。滇省漢土交錯。最稱難治。土

目擅土自雄。爭為黠悍。予之以職。使各假

朝廷之名器。以懾部落。長子孫。然武不過宣撫宣慰。

文不過同知知府。悉聽流官節制。故不為大患。

自吳逆構叛。悉徵土兵。濫加土秩。偽總兵副將。

偽參遊都守。遍及諸蠻。甚或充偽將軍偽監軍。

狂逞無忌。迨我大兵深入。鼓舞招徠。各照偽銜。

換給劄付。尾大堪虞。查土官應否需用武銜。業

准部咨行查。仍照舊換襲土職。無庸復贅。其大

將軍等所給銜劄。無分文武。槩行追繳。惟祈

特沛恩綸。各照舊襲職銜。量加一等服色。既奪其囂凌

之氣。復牖以章服之榮。此制之安之之一大關

鍵也。若夫善後事宜。有當亟請

睿裁者。往者逆賊用土兵之力。一任土人邀截道路。搶

掠莊村。俱置不問。土人有犯。俱不關白流官。徑

自處決。土人知有土官。不知

國法。今請著令。犯罪至死者。械送督撫。明正其罪。

至土司互相讐殺。叛亂隨之。故明沙普之禍。可

鑒。請著令。毋相侵犯。其有稱兵構釁者。搗其巢

穴。用遏亂萌。或一土司有犯。即令眾土司環攻。

其有事而徵調不赴。或觀望遷延者。立逮而置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之軍法。如果著有成勞。仍准論功行賞。再請以  
欽頒六諭。發諸土司。令郡邑教官。月朔率生儒耆老。傳  
集土人。講解開導。又查土官以世系承襲。不由  
選舉。勢利相傳。不知詩書禮樂。我

國家八法計吏。土官不預。無所懲勸。請嗣後土官  
應襲者。年十三以上。令赴儒學習禮。卽由儒學  
起送承襲。其族人子弟。有志上進者。准就郡邑  
一體應試。土官歲終開列所行事實。申報督撫  
察核。不肖者降革。賢者增秩。或賜袍服以示優  
異。又兩迤土司中。昔爲沙普併吞。繼爲吳逆殄

滅者。變亂之後。枝裔各回故土。土人俱以主事  
之。今若編入里甲。則漢夷雜處。必有隱憂。若以  
歸附鄰近土司。尤恐所附者多。強大難治。臣請  
稽其宗派。取具鄰司保結。果無虛冒。准其一體  
報部襲職。伏冀按臣所請。

特頒天語。飭行。斯遐荒之觀聽一新。而夷俗之身心交  
戢矣。三曰請靖逋逃。言

聖恩下寬仁之令。凡逆屬舊人。及副將以上。悉令進京。  
叅將以下。分插四省。是於容保庶頑之中。寓肅  
清邊境之意。甚盛典也。但賊兵四出。原不盡在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圍城之中。各路陸續投誠。多在賊黨解携之後。其間觀望而逃匿者。正不乏人。迨馬寶等四散潰奔。則烏駭鼠竄之人。又不知凡幾。廟堂之上。早已洞鑒。故逆藩旗下官兵等事一案。部議如有遼東舊人。隱避山林者。令總督招徠。又恩詔普頒。凡受逆賊偽劄。畏死逃避。今來投首者。俱著免死。臣宣布

皇仁。越今半載。未據一人投首。而已經起發者。不無中路逃脫。未經起發者。輒復多方展遁。大都迫於疑畏。展轉遷延。又有征兵奉裁。將弁不能復制。

一經發遣。乘間免爰。頗多缺望之私。已絕懷歸之念。無衣無食。不兵不民。脫有便利可窺。豈甘枵腹自斃。更有八旗僕從人等。竟不隨師凱旋。潛逃滇境。或甫出境而拐帶行裝。尋復逃回。故滇省逃人獨多於別省。雖屢獲解。絡繹在途。而林莽潛踪。正復不少。臣自受事以來。通檄各鎮協營。嚴飭諸路塘汛。一體盤查。并責各村寨頭人。互相稽察。更行各有司。編立保甲。按戶挨查。烟戶旣清。奸宄無容身之地。遞歸夷穴。勢所必至。則土司誠今日之逋逃藪也。臣遍諭諸土司。



令清查境內懸首報之賞嚴容隱之罰亦既各分責成稍知禁令但此事關係甚大必祈

特降明綸使知勸戒凡滇黔土司首解逆屬舊人暨八旗逃人至三十名逃兵至五十名者准其加職一級六十名百名以上遞加陞賞其所首解之人除逃人照例歸旗外餘仍仰冀

聖恩免其誅僇毋使其以畏死之故轉而竄入生苗則根株永靖矣如果無容隱即令具結存案具結之後別有拿獲供在某土司潛住者立逮該司治罪功罪一定逋逃必清至現在駐鎮八旗逃

人仍祈

勅下鎮安將軍隨即移知督撫立行追捕毋致流入土司難於緝獲且逃人之姓名與逃出之月日俱有檔案可據則旗下指逃擾民之弊亦不禁而自絕矣四日請議理財言滇省賦稅無多每歲供兵俱仰給於協濟而遠道崎嶇未能朝發夕至今制兵歲需餉七十餘萬重以駐鎮大兵歲又需餉二百餘萬

國家戡亂之餘度支告絀難乎其繼臣周諮博訪因利於滇以佐協濟者有四一鼓鑄宜廣也銅

鉛滇之所自有。而滇人俱以用錢爲便。業准部  
行開爐鼓鑄矣。今省局設爐十座。蒙自局設爐  
十六座。祿豐局設爐三座。大理下關局設爐七  
座。鑄錢無幾。臣請省局蒙自局各設爐至二十  
座。祿豐局設爐十座。大理下關局設爐十五座。  
再請於迤東之臨安曲靖等府。迤西之楚雄姚  
安永昌等府。酌量開局。約可設爐三四十座。各  
委府佐一官董其事。專責藩司總其成。委官歲  
獲息一萬兩以上者。作何紀敘。其有耗費工本。  
剋剝匠役。廢壞錢法者。作何處分。著爲定例。以

示激勸。凡銅鉛悉令委官就各廠自行採買。每  
百斤不過銀四兩。毋許分行州縣辦解。苦累小  
民。至民間應納條銀。槩以銀七錢三爲則。制營  
兵餉。宜令銀錢各半兼支。官俸役食。及本省一  
切經費。俱給全錢銷算。則錢之用日廣。錢之息  
未有不日贏者。再查蒙自一局。前此吳逆鑄出  
僞錢。專發交趾。以易交條銀兩。蒙自迤南二百  
里。卽交江之蠻耗。設有關口。又水路二百里。至  
地名壩灑。立市賣錢。交人喜於得錢。蒙局因以  
爲利。自大師恢復滇省。嚴行禁止。臣思安南素

稱恭順。若因其所利便。使

本朝錢法通行蠻貊之邦。尤見一道同風之盛。合請設蠻耗巡檢一員。領貯蒙局制錢。聽交人赴官平買。或請

勅部行文安南國王。將每歲需錢若干。納價若干。預行報部。准令一年二次。委官赴蠻耗納價領錢。隨到隨卽發回。旣俯順乎夷情。仍無傷於

國體。一礦硯宜開也。滇雖僻遠。地產五金。先經廷臣條議開採。部覆將可否可採之處。令督撫查明具題。臣愚以爲雖有地利。必資人力。若令官

開官採。所費不貲。安從取給。且或礦脈衰微。旋作旋輟。則工費半歸烏有。卽或源源不匱。而山僻之耳目難周。官民之漏卮無限。莫若聽開採而官收其稅之爲便也。今除全書開載蒙自楚雄南安新平之銀鍋等廠。易門之三家老銅廠。定遠之苴茺鐵廠。仍應照額徵課。無庸置議外。查呈貢之黃土坡。昆陽之母子營。羅次之花箐。尋甸之迤曲里。建水之魯苴冲。老鶴塘。石屏之飛角甸。路南之泰來。廣通之火把箐。定遠之大福山。和曲之白露。順寧之老陰坡。俱有銅廠。易

門之新舊縣。馬龍之江路口。尋甸之白土坡。石屏之龍朋里。路南之小水井。陸涼之三山。大姚之小東界。武定之只苴馬鹿塘。蒙化之西窰。俱有鐵廠。羅平之愧澤河。建水之清水溝。姚安之三尖山。俱有鉛廠。尋甸之歪冲。建水之黃毛嶺。判山。廣通之廣運。南安之弋孟石羊。趙州之觀音山。雲南之梁王山。鶴慶之玉絲。順寧之遮賴。俱有銀廠。鶴慶之南北衙金沙江。則有金銀廠。或封閉有年。或逆占既開。尋復荒廢。目今固米珠薪桂。用力爲艱。然有此自然之利而終棄之。

良可惜也。宜專責臨元洱海永寧三道。各按所屬。親行察驗。分別某廠可開。某廠不可開。報部存案。一面廣示招徠。或本地殷實之家。或富商大賈。悉聽自行開採。每十分抽稅二分。仍委廉幹官監收。務絕額外誅求。額內侵隱之弊。凡有司招商開礦。得稅一萬兩者。准其優陞。開礦商民。上稅三千至五千兩者。酌量給與頂帶。使知鼓勵。又嚴禁別開官硎。嚴禁勢豪霸奪民硎。斯商民樂於趨事。礦夫既集。礦稅自盈。且予此輩以逐利之途。而漸息其非爲之念。是理財而兼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七  
弭盜之一法也。一莊田宜變價也。故明沐氏世鎮滇省。置買莊田。厥後沐氏淪亡。凡據滇省者。必貪之以爲利。

本朝開滇之始。撥給逆藩。遂致地爲藩莊。民爲藩役。藏奸納叛。有由來矣。旣奉

旨悉歸有司。給民耕種。將數百年錮弊。一旦掃除。人心共快。然而民賦之外。另徵莊租。則莊之名猶未革也。查各莊額載籽粒。原係折色銀兩。自吳逆暴斂。每銀六錢。徵米一石。勒令運解。民不堪命。茲已蒙

恩悉除弊政。則歲入本自無多。且小民一種莊田。便屬官家佃戶。旣非己產。安能必其久遠。臣查各省廢藩莊田。俱經變賣。滇南更始之會。尤宜照例而行。况滇人變亂數年。多無恒產。未有不喜於得業。而勇於急公者也。今撫臣現委道員。按莊丈勘。臣請俟勘明冊報之日。

勅部速行變價。按地則每畝可變銀四五錢。至一兩有奇。按糧則每石可變銀十兩至二十兩有奇。各按等則。納價免租。與民田一例辦糧當差。永除莊田名色。約可得銀數萬餘兩。其有逆中投入。

與賣入各莊之產。一趨逆勢。一受逆價。既入莊冊。卽係官田。但除霸佔者還民。其餘應一體變價。又有先年入官叛產。歲徵租穀無幾。亦宜並行變價。以佐軍需。凡此所變價銀。仍請酌量留滇。永作錢本。一荒地宜屯墾也。屯田之法。一以增賦。一以節餉。利莫大焉。查兵丁有父兄弟餘丁。請將附近各鎮協營荒田。每名酌給十畝。或二十畝。臣會同撫提督率鎮將營弁。設法借給牛種。及時開墾。俾在伍者無俯仰之憂。有田園之戀。斯兵心固而邊備無虞矣。三年後仍照民例起科。至於投誠兵丁。安插爲民者。旣鮮恒業。迄無生理。宜令有司量撥荒田。給令墾種。爲業。起科之後。編入里中。將見賦額日增。奸回日化。以上四事。仰冀

聖明採擇。下令舉行。則滇餉漸充。而邊疆永賴矣。五日。請酌安插。言頃准部行。凡逆屬真正家僕舊人。俱撤回。其滇省別省投靠之人。釋放爲民。奉有俞旨。欽遵在案。若投誠副將以上。無分新舊。悉令進京。

叅將以下。亦無分新舊。安插四省者。以彼爲逆賊。濟惡之人。務使離逆賊舊踞之地。斯根株清。

而萌蘖不復生也。惟是偽參遊都守之中。有外省客民。阻留邊境。賊執其人。籍其貲。給一偽劄。羈縻之者。有土著居民。為賊按戶抽兵。尋復按兵給劄。而籠絡之者。更有偽將軍總兵副將。當賊兵潰散之後。未便孑然投誠。遂不論是兵是民。坐給一劄。倉皇投報。希邀率眾反正之功者。凡此偽劄。悉係虛名。既非領兵助逆之徒。或並未嘗食賊糧。充賊伍。今一槩驅而去之。似非矜全之意。且此輩或有丁徭田賦。現須供辦。或有廬墓家園。無從變鬻。或有父母妻子。未能攜帶。

又或無衣無食。不保朝暮。一涉長途。殆無生理。是既生之而復死之也。自奉遷移之令。紛紛泣懇。臣思邊疆初復。亟宜安定人心。乃數月來。人心皇皇。俱以迫於遣發。展轉逃竄。官差四出。捕亡。騷然靡寧。當亟議變通。以副

朝廷息事寧人之意。臣請將偽參將以下。果曾領兵助逆者。仍陸續遣發。以符四省安插之部行。其查明偽給虛銜。委未領兵助逆。及虛加偽遊都守。實管偽千把總事者。取具各鎮協營保結存案。俱照偽千把總之例。免其遷移。以符雲南所

立新人准其爲民之議。此輩居滇日久。深識地理。習知夷性。置之行伍。可以控苗蠻。誰無鄉黨。各有室家。安於田里。可以供賦役。其有客民自願還鄉者。給以印照。聽其回籍。事竣之日。造冊送部查考。旣以止目前之紛擾。仍無貽日後之隱憂矣。六日請收軍器。言滇省賊遺礮位藥鉛硝磺一切器械。俱經查收。

題報。而臣竊慮逆中先後潰散。投誠冊內無名。與投誠而自願歸農之兵。原給賊械。未必盡行投繳。且吳逆構叛。悉徵土兵。給與軍器。及各項火

器甚多。土人得未曾有。投誠之後。曾無一繳至軍前者。臣已通行合屬文武衙門。曉諭各軍民互相稽查。自行首報。並通飭各土司。及各投誠僞土將軍。土總兵等。一體清查。然衆志難齊。夷情多詐。徹底搜求。又慮地方驚擾。合亟請

嚴綸誥。勅部頒例。俾漢土同遵。臣非不知私藏軍器之條。律文甚晰。但邊疆初復。與承平內地不同。尤貴因時立法。嗣後民藏兵器。與非兵而擅帶兵器行走者。俱以賊論。漢人私賣兵器。及硝磺鉛斤與夷人者。以通賊論。各土司私藏軍器火



器不卽投繳者。罪亦如之。其有私造軍器火器。並擅差舍把出境。私買硝磺鉛斤。及成軍器火器者。以謀叛論。仍責成該管提鎮道府。不時稽查。按季取結存案。一有失察。嚴加處分。則克器旣除。可以弭盜患。遏亂萌矣。七日議捐輸。言積貯爲天下之大命。况滇省山多田少。民鮮蓋藏。官無餘積。雖界達黔蜀粵西三省。而水不通舟。山不通車。從無告糴鄰封。借資商販之事。一遇軍需緊急。則搜求易盡。接濟爲艱。或罹水旱災傷。則兵民皆困。臣受事以來。惟以積穀重農。日

與吏民孜孜勸戒。而流亡未盡復業。田地尙多拋荒。小民方爲旦夕之謀。豈能餘三九之蓄。卽令做常平義倉故事。嚴督有司。實心舉行。捐積不過三五石十數石而止。何補籌滇萬一。臣查國家未用兵之先。各省恤災修城。曾開捐輸事例。事竣卽行停止。但納粟拜官。名器冒濫。若生員俊秀捐納監生。固係承平舊例。監生捐納而免其坐監。免其考職。則事例儘有可行。至現任官員捐納加級紀錄。或遇過准其抵銷。均有裨乎公家。實無傷於政體。合請

勅部於先後諸例之中。擇條款之可行者。酌爲滇南定例。亟賜頒行。惟是萬里遐荒。米價數倍他省。必將各款應輸之數。酌減十之二三。斯足鼓舞急公。但得捐輸米十萬石。分貯兩迤郡邑之間。每歲出陳易新。無憂紅腐。遇征調則酌動以濟兵。年饑則平糶以濟民。稍俟民殷物阜。更籌積貯。抑臣更有請者。全滇郡邑城垣。自罹兵燹。率多倒塌。誠恐外番生隙。苗獠生奸。亟宜及時修葺。又各鎮協營兵。舊日營房毀棄。佔住民房。甚至城內有兵無民。若不將制兵另行安插。百姓終無棲止。豈能復業。當此

無棲止。豈能復業。當此

國用浩繁。瘡痍未起。公帑民力。並難舉行。臣請將事例定爲銀米兼輸。米以備積貯之需。銀以供修城之用。誠爲兩便。其營房或令地方官捐造。照例邀紀敘之恩。庶廢墜舉而財不傷。邊備修而民不擾矣。八日請弭野賊。滇省自恢復之後。流亡漸集。耕鑿方興。乃滇人猶竊竊爲慮者。以魯魁山野賊未除。終非久安長治。其初係新嶧阿蒙土人。嘯聚窮山爲盜。因其出沒不常。居止無定。故名爲野。其倚魯魁爲狡窟者。魯魁在萬

山之中。跨連新嶧。蒙元景楚之界。綿亘廣遠。林深箐密。其內則新平新化元江易門磅嘉南安景東一帶地方。賊皆可入。其外則車里普洱孟良鎮元猛緬交趾一帶地方。賊皆可出。故防之甚難。而勦之亦不易。明時流賊入滇。沐氏勲莊之人趨附入山。賊黨益熾。剽劫鄉村。殆無虛日。小民畏賊如虎。相率納保頭錢。保其不來劫殺。自本朝闢滇南。賊稍斂戢。然索保未已。滇人之苦。莫此爲甚。康熙十年。經前督臣甘文焜具

題部覆定期進勦。而吳逆包藏禍心。養寇自重。詭言蒙番入犯。此案俟之來年。及來年吳逆反。授賊首勒昂爲僞守備。改名楊宗周。尋復授爲兩新僞忠順營副將。而以其頭目普爲善。李尙義方從化。爲僞都司。每年按季額納皮盔銀兩。縱賊四出。每村給一木刻。派定保頭銀十數兩。二三十兩不等。猪羊鷄酒。索取無厭。稍有不遂。劫殺隨之。於是流離之民。暨相近野賊之民。樂於附賊。八年之久。亡命愈多。全滇各府州縣村莊。聽其索保者。十之八九。至康熙二十年二月。大

兵入境。吳逆賊黨潰散。野賊乘機肆掠。兩迤男婦子女牛馬財物。擄入賊巢無算。仍將人口勒銀取贖。及大兵已抵雲南城下。楊宗周乃呈繳偽印偽劄。普爲善。李尙義方從化。亦各呈繳偽劄。遣人投誠。大將軍貝子。因換給楊宗周兩新土副將銜劄。普爲善等各給土都司銜劄。令其約束夷衆。督辦兩新年額錢糧。一年以來。震懾天威。罔有越志。臣更開誠布公。飭令洗心滌慮。安分守法。據報逆中竄入之徒。悉已解散回籍。從前被掠未回人口。亦經陸續查出。逐一開報。送交新

平收養。諭令難民認領寧家。彼果回心向化。則莫非

天家赤子。可以不事征誅。如其故志復萌。一有蠢動。一面

題報。一面調集土司。選撥官兵。分道進討。奪其巢穴。斬其根株。仍擇其可以駐兵之處。移兵坐鎮。永除後患。九曰請敦實政。滇省界在邊荒。甫離兵燹。迥非承平內地。可以優游坐理。一切整頓地方。撫綏民生。務以實心而行實政。無如官斯土者。以瘴癘易侵。荒殘難起。率多旦夕求去之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七  
思。否則守邊俸爲待遷之計。自非嚴申課績之條。未易起積惰而成長治也。夫所謂實政者。一在復丁田。一在廣樹畜。一在裕積儲。一在興教化。一在嚴保甲。一在通商賈。一在崇節儉。一在除雜派。一在恤無告。一在止濫差。凡此十事。臣旣董勸兼行。然非

天語特頒。無以發其震動恪恭之氣。卽其間已有通行定例。尤必部行申飭。特示勸懲。嗣後凡邊俸已滿二年。卽按十事考其實蹟。果其田疇闢。戶口增。樹畜蕃。積儲裕。化民成俗。靖盜弭奸。市肆殷。盈。奢侈不作。正供之外。纖悉皆除。無告之人。全活甚衆。官差終歲不及州縣鄉村。是爲真正循良。督撫臣查明奏

聞。部臣核實。請

旨優陞。以示鼓勸。如其以上十事爲具文。閱二年之久。而迄無成效。亦聽督撫臣

題報。分別處分。斯邊吏爭自濯磨。共勉於實心實政。而殘疆日有起色矣。十曰請舉廢墜。殘疆初復。必百廢具舉。而後庶績咸熙。臣前疏捐修城垣。捐造營房之請。俱從整理地方起見。准部覆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遵行。乃更有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修復者。又有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與雖有定制。不可以久。急宜斟酌變通。以免廢墜者。如郡邑之有學宮。所以興賢育才。滇自吳逆之亂。八年之久。僅存斷瓦頽垣。當此大告武成之後。正誕敷文德之時。若復聽其榛蕪。不爲整頓。非所以昭示遐荒。振揚聲教。臣雖勉力捐資倡率。而物力凋弊。甚費經營。自必特行鼓勵之典。使出其好義終事之誠。合無請

勅部議。如地方官有能獨任興修。勿煩旁助。勿動民力。

捐銀一千兩以上。及大小各官捐助銀一百兩以上。紳士捐助錢穀工料。值銀三十兩五十兩以上者。作何分別敘錄。頒示遵行。仍俟通省告成。將各捐修數目職名。動用工料價值。核實公題報。斯文治重光。而太平有象矣。又如官僚之有衙署。所以臨民出政。自吳逆移駐之初。省城大小衙門。悉被逆屬佔爲私第。奉

命而臨茲土者。驅之城外。僦居關廂。失蠻貊之觀瞻。毀朝廷之體制。今恢復之後。城內基址。茫無可尋。臣與撫臣。暨各文武官弁。不得不住賊房。爲一時權

便之計。然衙門之規制未備。殊礙關防。僚屬之居處既分。恐荒職掌。倉廩監獄。不能附近。未便稽查。如苟且因循。非百度維新之意。臣思賊遺房屋業經撫臣造冊報部。例應變價入官。但省會必無承買之人。有司更無求售之法。與其日久而傾廢。何如撥爲衙門。如蒙

睿鑒允行。除逆藩僞府外。容臣與撫臣酌量大小。從公

分撥。聽各官自行捐資修改。永作衙署。餘者徐圖變價。分析報核。斯勦建不煩。而規模永定矣。此二事。臣所謂定制久湮。關乎政治之大。亟宜

修復者也。若夫通省稅糧。既有成額。其間本色折色。起運存留。應有定制。乃全書開載。則有九錢一石。七錢一石。及五六錢一石。不等之例。謂係本色。則既分列銀數於米數之上。謂係折色。則又仍列米數於銀數之下。本折似無一定。官吏因以作奸。米賤則徵折色。米貴則徵本色。罔上行私。有由然矣。况稅糧歲額無多。不過以本地之糧。供本地之兵。故從無起運之累。前此大兵進剿。責令隨地運供。事出權宜。今底定之後。留滇大兵。暨督撫兩標官兵。並駐會城。一郡之

八旗通志 卷一百九十一  
米不敷一歲之用。不得不令兩迤各郡運省接支。然各郡同一額糧。誰宜留給鎮營。誰宜輓輸。協濟。民間謂非成例。告苦告免。而派撥之間。吏胥易於操縱。臣所謂原無定制。易於病民者此也。合請

勅部。按滇省全書。九錢七錢等米。三錢二錢等麥。確定本色折色。行臣曉諭各屬軍民。以杜有司私擅改徵之弊。仍請

勅下撫臣。按通省制營。歲需兵糧若干。將各鎮營同城及附近二三百里內稅糧。照數撥給。餘米及不

係官兵駐劄。並與營鎮寫遠地方之米。每歲照省城時價。報明戶部。改征折色解省。專責糧道就近買米。供支大兵。以免殘黎遠運之苦。先將派定撥給折解數目。造冊報部。著爲定例。或俟大兵全撤之後。將折解者仍徵本色。聽各屬貯倉。以備邊儲。再俟二三年。倉廩旣盈。永行折解充餉。斯

國計民生。兩有攸賴矣。又如站夫工食。各省雖多寡不等。要在足餬其口。在站應差。偶有逃亡。截曠募補。滇省非民稠之地。別無應募充夫之人。



往例悉由里民派出赴站。而食用之資。常數倍於他省。故里民幫貼之費。亦往往數倍於工食。今兵燹之後。募夫尤難。里民衣食未充。無幫貼站夫之力。是必工食足贍。而後上不悞公。下不累民。乃自省城以至平夷各堡。額設工食。每夫止日給銀三分。不足買米一倉升。以彼背負肩擔。櫛風沐雨。度山越嶺。尚不謀終日之飽。豈遑顧及妻孥。勢必夫逃站倒。臣所謂雖有定制。不可以久者此也。合請

勅部俯鑒時艱。大破成例。酌量增給各夫工食。所費無多。而所全於民命者大矣。至黔省站夫。其困苦視滇尤甚。今每名每日止給米一升。草鞋銀一分五釐。并祈一例酌增。永著爲例。是尤黔民呼天延頸以待者也。十疏俱奉

俞旨。下部次第議行。雲南至今賴焉。先是大兵凱旋之後。以鎮安將軍馬緝。酌留禁旅駐防。旋即盡撤綠旗兵。兵力單薄。毓榮疏請增兵。部議准增六千九百名。或於緊要營汛內兼併。或另立營汛防守。毓榮會商雲南撫臣王繼文。提臣桑格等。復加籌酌。疏言滇隅要隘。環數千里。非逼隣外

八旗通志 卷三百九十一  
國卽控馭蠻方。若以准增之兵零星均布。則勢分力弱。非扼要制勝之策。查援勦四鎮。舊係總兵。今當節省之日。應止設援勦左右二協。每協分爲二營。設副將一員。遊擊二員。守備二員。千總四員。把總八員。兵二千名。以左協駐尋甸州。右協駐省城。用供迤東緩急策應。則防守者各得其汛。可無調遣之憂。而四應者另有勁旅。可收電擊之效。提臣駐劄大理。獨當一面。三營官兵未足敷用。應仍設前後二營。每營照設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兵一千名。

足其營伍之數。則迤西緩急可資策應。鶴麗一鎮爲第一要隘。現設制兵。止左右二營。勢力輕弱。今應設中營。增中軍兼管中營遊擊一員。守備一員。千總二員。把總四員。增兵六百名。共成三千之數。則沿江隘汛。可締防維。撫臣制居省會。與臣同城。然臣總制兩省。緩急有當躬行之處。撫臣卽膺居守之責。現設兵一千五百名。難藉防禦。應增兵三百名。將弁仍舊。此臣等僅就准增兵六千九百名。議設議併。量爲居重馭輕之法。若照邊隘均攤增置。則此兵未敷分布。至

於撫提三標鶴麗鎮標所增兵丁馬步戰守各照該營制額其援剿二協非株守一隅之師祈恩全准戰兵馬三步七庶營制雄整而呼吸可資實用疏入並如所請二十二年十二月復會同

欽差兵部侍郎庫勒納題定平遠大定黔安官制言三處原係水安宣慰司安坤所屬咸寧一處原係土知府安重聖所屬自康熙四年改爲四府設立流官相安已久糧差諸務並未違悞不便復設土官

詔如所請二十五年內轉倉場總督戶部右侍郎又轉兵部左侍郎尋以罪革職發遣口外未幾

召還康熙三十八年卒毓榮任雲南貴州總督時值逆藩初滅地方新定掃地皆赤傳檄招徠令民人各復舊業每戶給銀三兩助其結宇仍給牛穀勸諭耕種俾不至流離失所滇之士民感其恩德公請崇祀名宦祠



書